

通志臺經解

□ 12  
1411  
121





合訂大易集義粹言序

宋陳隆山大易集義六十四卷曾種大易粹言七十卷一書  
摭集宋儒論說凡十八家而粹言所采二程橫渠龜山定夫  
兼山白雲父子七家其康節濂溪一蔡和靖南軒藍田五峰  
屏山漢上紫陽東萊十一家之說皆集義上下經所引粹言  
則未之及也粹言有繫辭說卦序卦雜卦集義止上下經余  
竊病其未備因於十一家書中將講論繫辭以下相發明者  
一一采集與粹言合而訂之間以臆見考其源委定其體例  
芟其繁蕪補其脫漏成八十卷庶使二書之發凡起例互相  
脗合而十八家之精義奧旨無不網羅畢具繇是而上求三  
聖之心於千載之下和合諸儒之言於一堂之中雖人自為  
說有彼此淺深詳略之不同而會而歸之罔所乖刺測度摹  
擬無有不備從衡變化無有不通理象之粲然者莫是過矣

自揣固陋未必有當於集義粹言所以為書之宗要或亦陳  
曾兩公之所不廢也書成請正於座主徐先生先生曰善命  
粹之附諸經解之末

康熙丁巳春二月後學成德謹序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一

後學成德

上經



乾上

康節先生曰不知乾无以知性命之理

觀物外篇

伊川先生曰上古聖人始畫八卦三才之道備矣山而重  
之以盡天下之變故六畫而成卦重乾為乾乾天也天者  
乾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乾健也健而无息之謂乾夫天  
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  
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一无用字謂之神  
以性情謂之乾乾者萬物之始故為天為陽為父為君易傳  
○後人解易言乾天道也坤地道也便是亂說論其體則  
天尊地卑論其道豈有異哉劉元承手編○乾坤古无此二字

作易者特立此二字以明難明之道乾坤毀則無以見此形容天地間事語錄

橫渠先生曰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言天地則有體言乾坤則無形故性也者雖乾坤亦在其中易說

和靖尹氏曰昔見伊川問易乾坤二卦斯可矣伊川曰聖人設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後世尚不能了乾坤

二卦豈能盡也既坐伊川復曰子以為何人分上事對曰聖人分上事曰若聖人分上事則乾坤二卦亦不須

況六十四乎二程全書○又曰易之八卦皆在於乾坤故曰六子今考其畫觀其生卦處甚分明曰此事除康節理

會得畫卦離曰陰陽之相麗如此中虛故明中虛能受如此等皆可推而知文王以是因之而六十四卦可謂

盡矣揚雄復用此廣而作太玄蓋聖人初以乾而生八

以八而生六十四卦推此以往天下萬物之理如是而已才再生之便贅也若物物事事而立一卦則百玄亦

未能盡若其理則自乾生八自八生六十四已是儘說破這道理學者須要知此是以文王以八因六十四人

不為非揚雄以六十四易而成玄人皆知其非也若仲尼只說箇一以貫之不可謂不盡也

上蔡謝氏曰昔富彥國問邵堯夫云一從甚處起邵曰公道從甚處起富曰一起於震邵曰一起於乾問兩說

如何謝曰兩說都得震謂發生乾探本也若會得天理更說甚一二邵子全書

白雲郭氏曰包犧名卦必備三才之義故自太極離而為八名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至文王重卦之後然後

三才八卦不一而足而天地人之道或分矣獨分卦之

名因之不改是以其義特異於諸卦也說卦曰乾為天  
 故世之說乾者止於天不得其道又以天為體乾為用  
 夫以乾止於天則乾象當一畫不當有人道地道而備  
 三才也孔子曰乾陽物也自道言之乾坤天地人无非  
 一物則是三才陽物皆乾之道故說卦曰乾為天在天  
 之乾也為圜在象之乾也為君為父在人之乾也為玉  
 為金為寒為冰為大赤為馬為木果在地在物之乾也  
 以乾能備三才萬物之象而三才萬物之一物不能兼  
 乾之象故不得獨名曰天而必名曰乾也又況乾坤道  
 也天地物也得是道而後為物故天得乾之道而為天  
 也八卦之名皆與此同義

說易

新安朱氏曰六畫者伏羲所畫之卦也一者奇也陽之  
 數也乾者健也陽之性也本注乾字三畫卦之名也下

者內卦也上者外卦也經文乾字六畫卦之名也伏羲  
 仰觀俯察見陰陽有奇耦之數故畫一奇以象陽畫一  
 偶以象陰見一陰一陽有各生一陰一陽之象故自下  
 而上再倍而三以成八卦見陽之性健而其成形之大  
 者為天故三奇之卦名之曰乾而擬之於天也三畫已  
 具八卦已成則又三倍其畫以成六畫而八卦之上各  
 加八卦以成六十四卦也此卦六畫皆奇上下皆乾則  
 陽之純而健之至也故乾之名天之象皆不易焉義本○  
 問乾繫辭下解云聖人始畫八卦三才之道備矣因而  
 重之以盡天下之變故六畫而成卦據此說却是聖人  
 始畫八卦每卦便是三畫聖人因而重之為六畫似與  
 邵子兩生四四生八八生十六十六生三十二三十二  
 生六十四為六畫不同先生曰程子之意只云三畫上

疊成六畫八卦上疊成六十四耳與邵子說不同康節  
 此意不曾說與程子程子亦不及問之故一向只隨他  
 所見去但他說聖人始畫八卦不知聖人畫八卦時先  
 畫甚卦此處便曉他不得○問乾者天之性情曰健之  
 體為性健之用是情○問乾坤天地之性情性是性情  
 是情何故兼言之曰乾健也動靜皆健坤順也動靜皆  
 順靜是性動是情○乾坤是性情天地是皮殼其實只  
 是一箇道理○問天專言之則道也曰所謂天命之謂  
 性此是說道所謂天之蒼蒼此是說形體所謂惟皇上  
 帝降衷于下民此是說帝以此理付人便有主宰意又  
 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此是形體○問  
 主宰謂之帝孰為主宰曰自有主宰蓋是箇至剛至陽  
 之物自然如此運轉不息所以如此者必有為之主宰

者此等處要人自見得非言語所能盡也因舉莊子孰  
 主張是孰綱維是一段曰他也見得這道理○乾後二  
 畫是陰坤後三畫是陽○乾卦連致知格物誠意正心  
 都說了坤卦只是說箇持守柔順貞固而已坤卦是箇  
 無頭物事都不能為首只是循規蹈矩依而行之乾父  
 坤母意亦可見乾卦如創業之君坤卦如守成之君乾  
 如蕭何坤如曹參如云先迷後得先迷者無首也後獲  
 者迷於先而獲於後也乾則不言所利坤則利牝馬之  
 貞每每不同所以康節云乾无十坤无一乾至九止奇  
 數也坤耦數也○或云乾无十者有坤以承之坤无一  
 者有乾以首之曰然○乾坤陰陽以位相對言固只一  
 般然以分而言乾尊坤卑陽尊而陰卑不可並也以一  
 家言之父母固皆尊然母終不可以並乎父所謂尊无

二上也○物物有乾坤之象雖至微至隱纖毫之物亦无不有者子細推之皆可見並語錄

乾元亨利貞

濂溪先生曰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其性命之源乎通書

康節先生曰元者春也仁也春者時之始仁者德之長時則未盛而德足以長人故言德而不言時亨者夏也禮也夏者時之盛禮者德之文盛則必衰而文不足以救之故言時而不言德故曰大哉乾元而上九有悔也利者秋之義也秋者時之成義者德之方萬物方成而獲利義者不通於利故言時而不言德也貞者冬也冬者時之末智者德之衰正則吉不正則凶故言德而不言時也故言利貞者性情也元亨利貞之德各包吉凶悔吝之事雖行乎德

若違於時亦或凶矣

觀物外篇

明道先生曰亭毒化育皆利也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者貞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貞也劉絢師訓

伊川先生曰元亨利貞謂之四德元者萬物之始亨者萬物之長利者萬物之遂貞者萬物之成唯乾坤有此四德在他卦則隨事而變焉故元專為善大利主於正固亨貞之體名稱其事四德之義廣大矣易傳○讀易須先識卦體

如乾有元亨利貞四德闕却一箇便不是乾須要認得楊道錄○夫易卦之德曰元亨利貞或為四曰元也亨也利也

正也或為二曰大亨也利於正也其辭既同義可異乎所以異者何謂雜著策問

橫渠先生曰乾之四德終始萬物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然推本而言當父母萬物○天下理得元也會而

通亨也說諸心利也一天下之動貞也○貞者專靜也○  
又曰仁統天下之善禮嘉天下之會義公天下之和信一  
天下之動並易說

和靖尹氏曰乾坤之外言元亨者固有也言利貞者所  
不足而可以有功也有不同者革漸是也隨卦可見豫  
遯姤旅言時義坎睽蹇言時用頤大過解革言時各以  
其大也

藍田呂氏曰元所以本也亨所以交也利所以成功也  
貞所以為主也

兼山郭氏曰乾道也元亨利貞者其德也乾之有是四  
德由天之有四時人之有四端莫之致而常自然與生  
俱生者也是故乾得之以成道天得之以成歲人得之  
以成性何莫由斯道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乾健也元始也亨通也升降往來周流六  
虛而不窮者也利者得其宜也貞者正也初九九三九  
五正也九二九四上九變動亦正也故九二曰龍德而  
正中者也乾具此四德故為諸卦之祖程顥曰一德不  
具不足謂之乾伏羲初畫八卦乾坤坎離震巽兌艮因  
而重之歸藏之初經是也商人作歸藏首坤次乾夏后  
氏作連山首艮而乾在七其經卦皆六十有四至於文  
王首乾次坤以乾坤坎離為上篇震巽艮兌為下篇繫  
以卦下之辭周公繼之乃有爻辭傳易○又曰正字足以  
盡貞乎曰不足以盡之貞有堅固守正之意有以守柔  
為正者有以守剛為正者有雖柔也當堅守乎其剛所  
謂用六也元亨利貞四者皆周流圓轉以盡易之用故  
非知變不足以盡之或厲或悔或吝不善用之者也叢說



白雲郭氏曰文言之初言四德後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又觀餘卦利牝馬之貞利君子貞之類則疑其以元亨二德為一利貞二德為一矣蓋自易論之乾陽物也坤陰物也由乾之一卦論之則元與亨陽之類也利與貞陰之類也是猶春夏秋冬雖為四時由陰陽觀之則春夏為陽秋冬為陰是以四德或為二義可也且四德者在卦則合天地人而言之曰元亨利貞在天地人別而言之雖亦曰元亨利貞然天之所謂元亨利貞者如立天之道陰與陽之類是也地之所謂元亨利貞者如立地之道柔與剛之類是也人之所謂元亨利貞者如立人之道仁與義之類是也天地人之陰陽剛柔仁義皆可謂之元亨利貞而卦之元亨利貞不可謂之陰陽不可謂之剛柔不可謂之仁義者以

卦得兼三才而三才之一物不得以兼卦故也是以乾之道天得之而為天君父得之而為君父園得之而為園木果得之而為木果大小不同其具四者則一而已所謂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其道一也文王之易乾卦六畫之下惟元亨利貞四字而已至周公益六位爻辭六十二字而易道備孔子彖象文言成今之易而後世明觀文王之易則知周公事業所謂郁郁乎文者也亦見文王元聲无臭同於上天之載天不已文王亦不已之義由文王以觀包犧之畫則知包犧範圍天地之道同於太極至矣

易說

方得有元他卦不得也文集

新安朱氏曰元亨利貞文王所繫之辭以斷一卦之吉凶所謂彖辭者也元大也亨通也利宜也貞正而固也文王以為乾道大通而至正故於筮得此卦而六爻皆不變者言其占當得大通而必利在正固然後可以保其終也此聖人所以作易教人卜筮而可以開物成務之精意餘卦放此義本○元亨利貞文王本只是說大亨而利於正至夫子然後解作四德○元亨利貞譬諸穀可見穀之生萌芽是元苗是亨穉是利成實是貞穀之實又復能生循環元窮又曰元是未通底亨利是收未成底貞是已成底譬如春夏秋冬冬夏便是陰陽極處其間春秋便是過接處梅蕊初生為元開花為亨結子為利成熟為貞物生為元長為亨成而未全為利成熟

為貞○乾之四德元譬之則人之首也手足之運動則有亨底意思利則配之胃臟貞則元氣之所藏也又曰以五臟配之尤明白且如肝屬木木便是仁心屬火火便是禮肺屬金金便是利腎屬水水便是貞○元亨利貞理也有這四段氣也有這四段理便在氣中兩箇不曾相離若是說時則有那未涉於氣底四德要就氣上看也得所以伊川說元者物之始亨者物之遂利者物之實貞者物之成這雖是就氣上說然理便在其中伊川這說話改不得謂有是氣則理便具所以伊川只恁地說便可見得物裏面便有這理若要親切莫若只就自家身上看惻隱須有惻隱底根子羞惡須有羞惡底根子這便是仁義禮智便是元亨利貞孟子所以只得恁地說若不恁地說更無說處仁義禮智似一箇包子

裏面合下都具了一理渾然非有先後元亨利貞便是如此不是說道有元之時有亨之時○元亨利貞只就物上看亦分曉所以有此物便是有此氣所以有此氣便是有此理所以易傳只說元者萬物之始至萬物之成不說氣只說物者言物則氣與理皆在其中○元亨繼之者善也陽也利貞成之者性也陰也○元亨利貞無斷處貞了又元今日子時前便是昨日亥時物有夏秋冬生底是到這裏方感得生氣他自有箇小小元亨利貞氣無始無終且從元處說元之前又是貞了○元亨利貞在這裏都具了楊宗範却說元亨屬陽利貞屬陰此却不是乾之利貞是陽中之陰坤之元亨是陰中之陽○問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元亨是春夏利貞是秋冬生氣既散何以謂之收斂先生曰其氣

散乃其理耳又問冬間地下氣煖便也是氣收斂在內否先生曰上面氣自散了下面煖底乃自是生來却不是已散之氣復為生氣也○乾元亨利貞與屯卦元亨利貞只一般聖人借此四字論乾之德然本亦非四件事也○正字不能盡貞之義須用連正固說其義方全正字也有固字意思但不分明終是欠闕正如孟子所謂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知斯是正意弗去是固意○問乾元亨利貞猶言性仁義禮智先生曰然仁義中正同乎一理者也而析為用誠若有未安者然仁者善之長也中者嘉之會也義者利之宜也正者貞之體也而元亨者誠之通也利貞者誠之復也是則安得為無體用之分哉萬物之生同一太極也而謂其各具則亦有可疑者然一物之中天理完具不相假借不相凌奪此統

之所以有宗會之所以有元也是則安得不曰各具一  
理哉○又曰元者天之所以為仁之大德也○又曰利  
貞者性情也一元之氣亨通發散品物區形天地之心  
盡發見在品物上但叢雜難看及到利貞時則萬物悉  
已收斂那時只有箇天地之心單單著見故云利貞者  
性情也正與復其見天地之心相似○楊至之問通書  
水陰根陽火陽根陰與五行陰陽陰陽太極為一截四  
時運行萬物終始與混兮關兮其无窮兮為一截混兮  
是利貞誠之復關兮是元亨誠之通然孔門多說仁智  
如元亨利貞元便是仁貞便是智四端仁智最大無貞  
則元无起處无智則如何是仁易曰大明終始有終便  
有始也智之所以為大者以其有知也以元亨利貞分  
配繼善成性一段○光祖問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

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曰元是初發生出來生後方  
會通通後方始向成利物之遂方是成得六七分到  
貞處方是十分成此偏言也然發生中已具後來許多  
道理此專言也惻隱是仁之端羞惡是義之端辭遜是  
禮之端是非是智之端若无惻隱便都没下許多到羞  
惡也是仁發在羞惡上到辭遜也是仁發在辭遜上到  
是非也是仁發在是非上又問這是猶金木水火是否  
曰然仁是木義是金禮是火智是水又溫底是元熱底  
是亨涼底是利寒底是貞以天道言之為元亨利貞以  
四時言之為春夏秋冬以人道言之為仁義禮智以氣  
候言之為溫涼燥濕以方言之為東南西北○周貴卿  
問元亨利貞以此四者分配四時却如何云乾之德也  
曰它初只是說大亨利於正不以分配四時孔子見此

四字好後始分作四件說孔子之易與文王之易畧自不同伏羲易自是伏羲易文王易自是文王易孔子易自是孔子易易之元亨利貞本來只是大亨而利於正雖有亨若不正則那亨亦使不得了當時文王之意祇是為卜筮設故祇有元亨更元有不元亨祇有利貞更无不利貞後來夫子於彖既以元亨利貞為四德更不做大亨利貞說了易只是為卜筮而作故周禮分明言太卜掌三易連山歸藏周易古人於卜筮之官立之凡數人秦去古未遠故周易亦以卜筮得不焚今人纔說易是卜筮之書便以為辱累了易見夫子說得許多道理便以為易只是說道理殊不知其言吉凶悔吝皆有理而其於人之意无不在也夫子見文王所謂元亨利貞者把來作四箇說道理亦自好故恁地說他

當時未有此意今若以元者善之長亨者嘉之會利者義之和貞者事之幹與求卜筮者豈不大糊塗了它要之文王者自不妨孔子之說孔子者自不害文王之說然孔子却不是曉文王意不得但它又自要一樣道理也聖人之動便是元亨其靜便是利貞都不是閒底動靜○道夫問天地生物氣象如温厚和粹即天地生物之仁否曰這是從生處說來如所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那元字便是生物之仁資始是得其氣資生是成其形到得亨便是它彰著利便是結聚貞便是收斂既无形迹又須復生至如夜半子時此物雖存猶未動在到寅卯便生巳午便著申酉便結亥子丑便實及至寅又生它這箇只管運轉一歲有一歲之運一月有一月之運一日有一日之運一時有一時

之運雖一息之微亦有四箇段子恁地轉運但元則是始初未至於著如所謂怵惕惻隱存於人心自恁惻隱地未至大段發出道夫曰它所以謂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蓋以其未散也曰它這箇事事充滿如惻隱則皆是惻隱羞惡則皆是羞惡辭遜是非則皆是辭遜是非初九不充滿處但人為己私所隔故多空濶處耳戊己土律中黃鍾之宮詹卿以為陽生於子至午而盡到未又生出一黃鍾這箇即可說話某思量得不是恁地蓋似此元亨利貞黃鍾畧似箇乾字宮是在中字中間又似是非在惻隱之前其它春音角夏音徵秋音商冬音羽此惟說宮聲如京房準律十三短中為黃鍾不動十二維絃便柱起應十二月並語○又感興詩曰元亨播羣品利貞固靈根非誠諒無有五性實斯存世人逞私

見鑿智道彌昏未若林居子幽探萬化原集元

廣漢張氏曰或問孟子曰可欲之謂善伊川謂與元者善之長同理又曰乾聖人之分也可欲之善屬焉剛中嘗謂孟子言可欲非私欲之欲也自性之動而有所之為者耳於可與不可之際甚難擇姑以近者言之如飲食男女人之所大欲人孰不欲富貴亦皆天理自然循其可者而有所之如饑而食渴而飲以禮則得妻以其道而得富貴之類則天理也過是而恣行妄求則非天理矣故書曰敬修其可願孟子又曰無欲其所不欲是也乾聖人之分豈謂聖人之動皆循天理而然歟以坤為學字者之意否元者天德也孟子所謂善豈指天理而言歟橫渠又曰明善必明於未可欲之際未可欲謂大本未發者否見於可欲則性之苗裔已發見者未可欲則本性

全體渾然不容一毫之偽明之之功何自而先莫亦當先從事於不可之際審擇而回執之否愚見如此中心亦未安恐伊川引乾元處別有深意答曰人具天地之心所謂元者也由是而發見莫非可欲之善也其不由是而發則為血氣所動而非其可矣聖人者是心純全渾然乾知大始之體也故曰乾聖人之分可欲之善屬焉在賢者則由積習以復其初坤作成物之用也故曰坤學者之事也有諸已之信屬焉今欲用工宜莫先於敬用工之久人欲寢除則所謂可者蓋可得而存矣若不養其源徒欲於其發見之際辨擇其可與不可則恐紛擾而無日新之功也答宋伯潛○又作桂陽學記曰聖賢之書大要教人使不迷失其本心者也一人之心天地之心也其周流而該徧者本體也在乾坤曰元而在

人所以為仁也故易曰元者善之長也而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禮曰人者天地之心也而人之所以私偽萬端不勝其過失者梏於氣動於欲亂於意而其本體以陷溺也雖曰陷溺然非可遂殄滅也並南軒集東萊呂氏曰乾元亨利貞如堯欽明文思為堯舜濬哲文明為舜麗澤論說○又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乃中正仁義之體而萬物之一源也中則无不正矣必並言之曰中正仁則无不義矣必並言之曰仁義亦猶元可以包四德而與亨利貞俱列仁可以包四端而與義禮智同稱此所謂合之不渾離之不散者也與朱元晦書

初九潛龍勿用

伊川先生曰下文為初九陽數之盛故以名陽爻理无形也故假象以顯義乾以龍為象龍之為物靈變不測故以

象乾道變化陽氣消息聖人進退初九在一卦之下為始

物之端陽氣方萌聖人側微若龍之潛隱未可自用當養

晦以俟時傳○乾六爻如欲見聖人曾履處當以舜可見

在側陋時便是潛陶漁時便是見升聞時便是乾乾納于

大麓時便是躍楊遵道錄

橫渠先生曰易雖以六爻為次序而言如此則是以典要

求也乾初以其在初處下況聖德脩而未成者可也上以

居極位畫為元聖人則何元之有若二與三皆大人之事

非謂四勝於三三勝於二五又勝於四如此則是聖可階

也○孟子不得已而用潛龍者也顏子不用潛龍者也孟

子主教故須說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並易說

漢上朱氏曰易有四象六七八九七八不變者也歸藏

連山用七八易用六九而七八在其中變者以不變者

為基不變者以變者為用陸績曰陽在初稱初九去初

之二稱九二則初復七陰在初稱初六去初之二稱六

二則初復八矣卦畫七八經書九六七八為彖九六為

爻四者互明聖人之妙意也乾為馬六爻皆以龍言之

何也乾體本坤陽以陰為基也自震變而為乾震變乾

則乾為龍乾變震則震為馬故震其究為健傳○又曰

或用一卦或用一爻或不可用即曰勿用天下之時無

不可用者顧用之如何耳叢說○又曰乾六爻震為龍而

乾之六爻為龍何也曰奮乎重陰之下者震之動也潛

升以時其用不窮者乾之健也乾者息震而成也天文

東方之宿蒼龍之象其角在辰其尾在寅震者卯也乾

始於子成於巳故陽復於十一月者乾之初九也亦震

也說卦震曰其究為健元之中冬至之氣象中孚也其



次三木也東方也故曰龍出于中首尾信可以為庸元  
文曰龍出乎中何為也曰龍德始著者也陰不極則陽  
不生亂不極則德不形所謂陰極生陽則乾之初九也

圖說

白雲郭氏曰爻辭皆以人道為主龍雖非人而萬物皆  
人道之內又取以象聖人故乾爻稱之乾不為龍而稱  
之者龍有聖人之德不必拘以乾象也初始也聖人之  
始果行育德未可為時用或時亦未能致聖人皆潛可  
也此舜耕稼陶漁之時必至玄德升聞乃命以位故潛  
之時宜勿自用伊尹耕於有莘傳說隱於巖野二老避  
於海濱亦皆是道或喻漢祖及後世之隱者皆不足以  
當潛龍之義

易說

新安朱氏曰初九者卦下陽爻之名凡畫卦者自下而

上故以下爻為初陽數九為老七為少老變而少不變  
故謂陽爻為九潛龍勿用周公所繫之辭以斷一爻之  
吉凶所謂爻辭者也潛藏也龍陽物也初陽在下未可  
施用故其象為潛龍其占曰勿用凡遇乾而此爻變者  
當觀此象而玩其占也餘爻放此

本義

東萊呂氏曰乾之初九曰潛龍勿用坤之初六曰履霜  
堅冰至陽者善之類也陰者惡之類也善端初發且要  
涵養惡念初生便須翦除

讀易紀聞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明道先生曰九二利見大人九五利見大人聖人固有在

上者在下者

李顥所錄

伊川先生曰田地上也出見於地上其德已著以聖人言  
之舜之田漁時也利見大德之君以行其道君亦利見大

德之臣以共成其功天下利見大德之人以被其澤大德之君九五也乾坤純體不分剛柔而以同德相應易傳

龜山楊氏曰易言利見利用而終不言所以利故孔子罕言利或謂死與鬼神子路所不得而問蓋不曉一致

之理故錯認聖人之言京師語錄

白雲郭氏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然後仁以行之至於仁以行之道大成矣故龍之潛也有必見之理聖人之學也有必行之道舜之相堯伊尹之就湯太公伯夷之歸文王皆利見九五之大人者也人臣地道也故見而在田人君天道也故飛而在天大人者其道甚大之人也故德合天地明合日月其序合四時其吉凶合鬼神不如是豈足以有天下之大而贊化育參天地乎君臣俱有大德而小人勿用此二帝三王之

所以興也乾德以大為主故不言聖人而曰大人然則

聖人之法乾法其大而已矣易說

新安朱氏曰二謂自下而上第二爻也後放此九二剛健中正出潛離隱澤及於物物所利見故其象為見龍在田其占為利見大人九二雖未得位而大人之德已著常人不足以當之故值此爻之變者但為利見此人而已蓋亦謂在下之大人也此以爻與占者相為主賓自為一例若有見龍之德則為利見九五在上之大人矣本義○占者當不得見龍飛龍則占者為客利去見那大人大人即九二九五之德見龍飛龍是也若潛龍君子則占者自當之矣○其它爻象占者當之惟九二見龍人當不得所以只得把爻做客大人即是見龍○利見大人與程傳說不同不是卦爻自相利見乃是占者

利去見大人也須看自家占底是何人方說得那所利見大人○六爻不必限定是說人君且如潛龍勿用若是庶人得之自當不用人君得之也當退避見龍在田若是衆人得之亦可用利見大人如今人所謂宜見貴人之類易不是限定這物伊川亦自說一爻當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只當得三百八十四事說得自好不知如何到它解却恁地說○乾卦他爻皆可作自家身上說惟九二九五要作自家說不得兩箇利見大人向來人都說不通九二甚麼形影如何教見大人某看來易本卜筮之書占得九二便可見大人大人不必說人君也並語錄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伊川先生曰三雖人位已在下體之上未離於下而尊顯

者也舜之玄德升聞時也日夕不懈而兢兢則雖處危地而无咎在下之人而君德已著天下將歸之其危懼可知雖言聖人事苟不設戒則何以爲教作易之義也易傳橫渠先生曰聖人神其德不私其身故乾乾自強所以成之於天耳易說

龜山楊氏曰乾之九三獨言君子蓋九三人之位也履正居中在此一爻故文言於九四則曰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於九三止言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已其曰君子行此四德者蓋乾之所謂君子也曰所以爲君子者乃行此四德之人耳蕭山語錄

白雲郭氏曰三居臣道之尊當興事造業之任故終日乾乾法乾之健不遑休息此大禹三過其門不入之時然天下之理高則危滿則溢必戰戰兢兢然後无危溢

之患是以九三位極之君子能朝夕惕然則雖處危地  
 无咎矣若厲者雖危也禹曰予思日孜孜舜稱其不自  
 滿假孟子稱其聞善言則拜皆夕惕之意也乾之道堯  
 舜得其大禹得其健雖欲不為帝王不可得已故堯舜  
 禹之授受係乎道之自然聖人初无心於其間焉易說  
 新安朱氏曰九陽爻三陽位重剛不中居下之上乃危  
 地也然性體剛健有能乾乾惕厲之象故其占如此君  
 子指占者而言言能憂懼如是則雖處危地而无咎也  
 本義○體无剛柔位有貴賤因它這貴賤之位隨緊慢說  
 有那易處九三處一卦之盡所以說得如此九二位正  
 中便不恁地○問九三不言象何也先生曰九三陽剛  
 不中居下之上有強力勞苦之象不可言龍故特相言  
 乾乾惕厲而已言有乾乾惕厲之象也厲无咎是一句

它後面有此例如頤復厲无咎是也○厲多是這陽爻  
 裏說○九三不說龍亦不可曉若說龍時這亦是龍之  
 在那元旱處所以說君子乾乾夕惕只此意○乾之九  
 三以過剛不中而處危地當終日乾乾夕惕若厲則雖  
 危无咎矣聖人正意只是如此若旁通之則所謂對越  
 在天等說皆可通大抵易之卦爻上自天子下至庶人  
 皆有用處若謂乾之九三君德已著為危疑之地則只  
 做得舜禹事使○問君子終日乾乾是法天否曰才說  
 法天便添著一件事君子只是終日乾乾天之行健不  
 息往往亦只如此如言存箇天理不須問如何存它只  
 是去了人欲天理自然存如顏子問仁夫子告以非禮  
 勿視聽言動除却此四者更有何物是仁○祖道舉乾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是君子進德不懈不敢須臾寧否

先生曰程子云在下之人君德已著此語亦是拘了記  
 得昔常有人問程子胡安定以九四一爻為太子者程  
 子笑之曰如此三百八十四爻只做得三百八十四件  
 事理了此說極是到程子解易却又拘了要之此是通  
 上下而言在君有君之用臣有臣之用父有父之用子  
 有子之用以至事物莫不皆然若如程子之說則千百  
 年間只有箇舜禹用得也大抵九三此爻才剛而位危  
 故須著乾乾夕惕若厲方可无咎若九二則以剛居中  
 位易處了故凡剛而處危疑之地皆當乾乾夕惕若厲  
 則无咎也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乾九三在下體之上未離乎下而尊顯最  
 是危懼難處之地故以乾乾兢惕始能无咎且就學者  
 分上言之在流俗中德行學業在衆人之上則忌疾者

多非十分戒懼豈能免禍只為未離得流俗而名出流  
 俗之上所以招忌疾也若是道尊德重已離流俗則自  
 不須戒懼若已離得下體則為九四其爻云或躍在淵  
 无咎蓋此爻已出下體之外亦如學者躍出流俗之外  
 與流俗不相關无緣忌疾自然安穩不須戒懼淵龍之  
 所安也讀易紀聞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伊川先生曰淵龍之所安也或疑辭謂非必也躍不躍惟  
 及時以就安耳聖人之動无不時也舜之歷試時也傳易  
 橫渠先生曰處陰故曰在淵說易

兼山郭氏曰或躍者試之也在淵者終之也故无咎說易  
 漢上朱氏曰初奇二偶三奇四偶五奇六偶卦有取於  
 奇偶為象者如乾九四曰淵淵重坎也自四至上有重

坎象叢說

白雲郭氏曰初居下體之下潛者也潛則行而未成故不可用四居上卦之下猶有淵義雖潛道已革而无在田之位進退惟時固不可躍而進也然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居近君之位時其可失乎是以疑於可進而自躍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所謂或躍也六爻之義大率以初為未仕四為已仕二為應君之臣三為人臣尊極之位蓋下卦以漸進而四為近君矣故二多譽得君也四多懼近君也三多凶危也

易說

新安朱氏曰或者疑而未定之辭躍者无所緣而絕於地特未飛耳淵者上空下洞深昧不測之所龍之在是若下於田或躍而起則向乎天矣九陽四陰居上之下改革之際進退未定之時也故其象如此其占能隨時

進退則无咎也

義本

○淵與天不爭多淵是那空虚無實

底之物躍是那不着地了兩脚跳上去底意思○問程易以乾之初九為舜側微時九二為舜田漁時九三為玄德升聞九四為歷試時何以見得如此先生曰此是推說爻象之意非本指也讀易若通得本指後便儘說去儘有道理可言敢問本指先生曰易本因卜筮而有象因象而有占占辭中便有道理如筮得乾之初九初陽在下未可施用其象為潛龍其占曰勿用凡遇乾而得此爻者當觀此象而玩其占隱晦而勿用可也它皆做此此易之本指也蓋潛龍則勿用此便是道理故聖人為彖辭象辭文言節節推出無限道理此程易所以推說得无窮然非易本義也先通得易本指後道理儘无窮推說不妨若便以所推說者去解則失易之本指

矣並語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伊川先生曰進位乎天位也聖人既得天位則利見在下大德之人與共成天下之事天下固利見夫大德之君也

傳

橫渠先生曰飛龍在天況聖人之至若天之不可階而升也易○至健而易至順而簡故其險其阻不可階而升不

可勉而至仲尼猶天其致一也正

兼山郭氏曰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龍者變化而不測者也以天德而居天位是以謂之飛龍在天也猶之乘六氣御青天呼吸風雷震蕩下土及其霽也風沈電滅了不知其所之反視太虛廓然曾无遗迹惟九五之得一是以能體之如聖人有作於天下萬物觀之而蕩

蕩巍巍不可得而名言者也利見大人者言有君必有臣有德必有鄰所以相應相求相須而治也○初非不剛於位則不及二非不中於德則不正三正而不中四不中不正上則過而已亢者也過與不及非乾也不中不正非乾也就其中正而純全焉獨九五也昔之所謂得一者其是之謂乎所以取象乎飛龍也不稱潛躍者徒見其位不可階而升未見其德也並易說  
白雲郭氏曰孔子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孟子曰大舜有大焉則大人莫大於堯舜也然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己憂雖堯舜之大其憂尚如此此九五大人之君所以利見九二大人之臣也天位不可階而升也故稱飛龍焉二帝三王未有不得大人以興者漢唐之際雖莫不然皆權謀變詐小人之徒爭雄

竊國而止耳安知所謂利見大人之道哉易說

新安朱氏曰剛健中正以居尊位如以聖人之德居聖人之位故其象如此而占法與九二同特所利見者在<sup>本</sup>上之大人耳若有其位則為利見九二在下之大人也義○問程易於九二利見大人爻云利見大德之君矣又言君亦利見大德之臣以成其功天下亦利見大德之人以被其澤於九五利見大人爻云利見在下大德之人矣又言天下固利見大德之君兩爻互言如此不審的何所指先生曰此當以所占之人之德觀之若己是有九二之德占得此九二爻則為利見九五大德之君若常人无九二之德者占得之則為利見此九二之大人耳己為九五之君而有九五之德占得此九五爻則為利見九二大德之人若九二之人占得之則為利

見此九五大德之人各隨所占之人以爻與占者相為主賓也太祖一日問王昭素曰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常人何可占得此卦昭素曰无害若臣等占得則陛下是飛龍在天臣等利見大人是利見陛下也此說得最好又問曰如此看來易多是假借虛設故用不窮人人皆用得也先生曰此所謂理雖一定事應尚虛存體應用稽實待虛所以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萬事无不該无不周徧此易之用所以不窮也○看來大人只是這大人无不同處伊川之病在那二五相見處卦畫如何會有相見之理只是說人占得這爻利於見大人萬物觀之便是見字且如下面說許多大人者言所以為大人者如此今却說二五相見却湊不著他這語脉○取象各不同有就自己身上取底自己當不得這卦



爻却就那人身上取如潛龍勿用是就占者身上言到那見龍自家便當不得須把做在上之大人九五飛龍便是人君大人却是在下之大人○問龜山說乾卦九五飛龍在天取飛字為義以天位言之不可階而升以聖學言之非力行而至曰此亦未盡乾卦自是聖人之天德只時與位有隱顯漸次耳○凡占得卦爻要緊在分賓主各據地位而推如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若揣自己有大人之德占得此爻則如聖人作而萬物咸覩作之者在我而覩之者在彼我為主而彼為賓也自己无大人之德占得此爻則利見彼之大人作之者在彼而覩之者在我我為賓而彼為主也並語錄

上九元龍有悔

伊川先生曰九五者位之極中正者得時之極過此則元

矣上九至於元極故有悔也有過則有悔唯聖人知進退存亡而无過則不至於悔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上九元龍緣卦畫而言須分初終終則自是元極言君位則易有極之理聖人之分則安有過元易說

兼山郭氏曰元龍有悔者位已過中德已過元是以動而有悔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三過而惕故无咎上九過而元故有悔然則龍德莫善於惕而莫不善於元也元則貪夫位慕夫祿不知進退存亡其悔宜矣堯老而舜攝舜亦以命禹伊尹復政厥辟周公復子明辟君臣之間皆有是道故知進退存亡者其唯聖人乎易說

新安朱氏曰上者最上一爻之名元者過於上而不能下之意也陽極於上動必有悔故其象占如此義本○或

問乾之六爻皆聖人之事乎曰盡其道者聖人也得失則吉凶存焉豈特乾哉諸卦皆然也○又曰上九云元龍有悔若占得此爻必須以元滿為戒如這般處最是易之大義易之為書大抵於盛滿時致戒蓋陽氣正長必有消退之漸自是理勢如此又云當極盛之時便須慮其元如當堯之時須交付與舜若不尋得箇舜便交付與它則堯之後天下事未可知又云康節所以看得透它說話多以盛滿為戒如云只喜成微醺不喜成酪酌又云康節多於消長之交看又云許多道理無本不可知之數惟是康節體得熟只管體來體去到得熟後看是甚麼事理無不洞見此皆伊川語

東萊呂氏曰上九元龍有悔健而无息之謂乾九極於上則疑於有息矣故聖人於上九而戒之以元使人不

可輕進蓋常留一位在前則有不息之意若處元而止則息矣非乾也易說○又曰中於五而元於上是乾至五而不可進也苟不可進則曷謂健而无息乎蓋乾至於上而極有極則有息无極則无息己丑課程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伊川先生曰用九者處乾剛之道以陽居乾體純乎剛者也剛柔相濟為中而乃以純剛是過乎剛也見羣龍謂觀諸陽之義无為首則吉也以剛為天下先凶之道也易傳○~~用九~~用九只在上九一爻非也六爻皆用九故曰見羣龍无首吉用九便是行健處天德不可為首言乾以至剛健又安可更為物先為物先則有禍所謂不敢為天下先乾順時而動不過處便是不為首六爻皆同楊遵道錄

龜山楊氏曰或問乾坤用九六荆公曰進君子退小人

固非自然之理而正叔云觀河圖數可見何也曰此多有議論少有分明繫辭分明說云參天兩地而倚數九

參天六兩地也

南都語錄

藍田呂氏曰撰著三變歸奇於初其為四者有七則為少陽有八則為少陰有九則為老陽有六則為老陰占遇七八則不變不變者觀其彖辭而言吉凶卦彖即遇九六則變變者觀其爻而言吉凶也爻辭稱九六而不稱七八蓋變者有占占必有辭故繫辭於爻之下以定吉凶也乾坤稱用九用六者六爻皆九皆六則俱變故亦繫之以辭而有吉凶它卦之所無也左傳蔡墨以乾用九為遇乾之坤故知六爻皆變

兼山郭氏曰用九用六獨乾坤有之乾純陽故曰羣龍坤純陰故曰永貞羣龍无首所以不至於亢永貞以終

故无龍戰之災此所以異於它卦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用以也天德者九也乾用九者謂天德不可為首也

坤用六者利永貞是也非謂夫用九用六也

叢說

白雲郭氏曰九天德也用天德者徧覆包含无所不容其於見羣龍而容之有餘裕矣夫是之謂大人大人有容天下之德而无長天下之志至於天下樂推首出庶物之際一以无心應之而已象言天德不可為首為者自為之辭无首者戒其无自為首也是以堯无能名舜有天下而不與文王三分有其二而事殷皆无首之道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知此然後盡用九无首之吉也乾坤純備天地九六之道故稱用九用六它卦雜而不純雖有所用亦乾坤之九六也

易說通志

新安朱氏曰用九言凡筮得陽爻者也皆用九而不用七蓋諸卦百九十二陽爻之通例也以卦純陽而居首故於此發之而聖人因繫之辭使遇此卦而六爻皆變者即此占之蓋六陽皆變剛而能柔吉之道也故為羣龍无首之象而其占為如是則吉也春秋傳曰乾之坤曰見羣龍无首吉蓋即純坤卦辭牝馬之貞先迷後得東北喪勿之意義本○問乾坤獨言用九用六何也先生曰此惟歐公說得是此二卦純陽純陰而居諸卦之首故於此發此一例凡占法皆用變爻占故凡占得陽爻者皆用九而不用七百九十二陽爻之通例也占得陰爻者皆用六而不用八百九十二陰爻之通例也蓋七為少陽九為老陽六為老陰八為少陰老變而少不變凡占用九用六者用其變爻占也此揲法遇乾而六爻皆變則為陰故有羣龍无首之象即坤

利牝馬之貞也言羣龍而却无頭剛而能柔則吉也遇坤而六爻皆變則為陽故有利永貞之象即乾之元亨利貞也此發凡之言○用九用六者變卦之凡例也言凡陽爻皆用九而不用七陰爻皆用六而不用八用九故老陽變為少陰用六故老陰變為少陽不用七八故少陽少陰不變獨乾坤二卦言之者以其在諸卦之首又為純陽純陰之卦也聖人因繫以辭使遇乾而六爻皆九遇坤而六爻皆六者即此而占之蓋羣龍无首則陽皆變陰之象利永貞則陰皆變陽之義也歐陽子曰乾坤之用九用六何謂也曰乾爻七九坤爻八六九六變而七八无為易道占其變故以其所占者名爻不謂六爻皆九六也及其筮也七八常多而九六常少有元九六者焉此不可不釋也六十四卦皆然特於乾坤見之則餘可知耳○川說發明先儒所未到最為有功○陽進而陰退故九為老陽六為老陰老陰老陽為乾坤然而皆變少陰少陽亦乾坤然而皆不變老陰老陽所以變者无它到極處

了无去處便只得變九上更去不得了只得變回來做  
 八六下來便是五生數了也去不得所以却去做七○  
 老陰老陽不專在乾坤上亦有少陰少陽如乾坤六爻  
 皆動底是老六爻皆不動底是少○用九不用七且如  
 得純乾卦皆七數這却不是變底它未當得九未在這  
 爻裏面所以只占上面彖辭用九蓋是說變○見羣龍  
 无首王弼伊川皆解不成它是不見得那用九用六之  
 說○問用九見羣龍无首吉伊川之意似云用陽剛為  
 天下先則凶无為首則吉先生曰凡說文字須有情理  
 方是用九當如歐陽公說方有情理某解易所以不敢  
 同伊川便是有這般處看來當以見羣龍无首為句蓋  
 六陽已盛如羣龍然龍之剛猛在首故見其无首則吉  
 人意只是要剛而能柔自人君以至庶人皆須如此若

說為天下先便只是人主方用得以下更使不得也恐  
 不如此又曰如歐陽說蓋為卜筮言所以須著有用九  
 用六若如伊川說便无此也得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用九見羣龍无首吉乾首出庶物為天為  
 父為君无非為首安在其无首邪蓋乾者萬物之首非  
 有心於首萬物也雖為首實未嘗為首也老子竊窺无  
 首之義而曰後其身而身先居其後乃所以致其先迹  
 雖不為首心實求為首也觀此可知老易公私邪正之  
 辨○又曰乾之无首坤之先迷是知君臣上下之間皆  
 不可多上人也並紀聞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一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二

後學成德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濂溪先生曰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通書

伊川先生曰大哉乾元贊乾元始萬物之道大也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萬物資始乃統天言元也乾元統言天之道也天道始萬物一更有萬字物資始於天也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言亨也天道運行生育萬物也大明天道之終始則見卦之六位各以時成卦之初終乃天道終始乘此六爻之時乃天運也以御天謂以當

天運乾道變化生育萬物洪纖高下各以其類各正性命也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保合太和乃利貞保謂常存合謂常和保合大和是以利且貞也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者保合太和也天為萬物之祖王為萬邦之宗乾道首出庶物而萬彙亨君道尊臨天位而四海從王者體天道則萬國咸寧也傳易○雲行雨施是乾道之亨處○大明終始人能大明乾之終始便知六位時成却時乘六龍以當大事並揚遷道錄○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胡氏拾遺也

橫渠先生曰雲行雨施散而无不之也言乾發揮徧被於六十四卦各使成象變言其著化言其漸萬物皆始故性命之各正唯君子為能與時消息順性命躬天德而誠行之也精義時措故能保合太和健利且貞孟子所謂終始

條理集大成於聖智者歟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其此之謂乎○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謂六爻言天道變化趨時者六爻各隨時自正其性命謂六位隨時正性命各有一道理蓋為時各不同○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謂不一則乖競並易說○彖明萬物資始故不得不以元配乾坤其偶也故不得不以元配坤○六爻擬議各正性命故乾德旁通不失大和而利且貞也並正蒙

廣平游氏曰乾曰大哉坤曰至哉大則无所不包至則无所不盡乾之大无方而坤則未離乎方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乾健也健而不息之謂乾蓋天體於上而日月星辰繫焉自古自今一息之不留常行而不改周旋而不殆此萬化之所從出也猶人之精神之運照知

事物之不窮體夫天道之不息者也是故昔之言易者必三復其道而備言之元亨利貞者何謂也大无不包細无不舉是以謂之元也及其用也如天地之網緼男女之構精故有所謂雲行雨施者矣彼在天者成象在地者成形是所謂品物流形者也既有元有亨斯有體有用則不能无推移有推移不能无終始而此實大明之所以成六位也乾於斯也乘六氣以御之所以成變化正性命保合大和攝利貞而復於元亨故四德混而為一乃所以用其光而復歸其明者也首出庶物萬國咸寧又以言人之有君道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乾之四德元為大元為始彖論一卦之才故首言乾元元之在乾猶人之有首也萬物之所以資始者在此且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天之長育萬物健而亨之道也而乾元則統之聖人知此故大明乾元終始一卦之道得所謂潛見飛躍各以其時而成六位矣此周公繫爻之義也六位既以時成則聖人可以乘此而用天道或潛或見或惕或躍或飛或走亦各因其時而乘焉此聖人法乾用九之道也故孔子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且乾道之變化也蓋非物物而生之大闢資始之戶使萬物各得其性命之正而已各得其性命之正則萬物无一物之不和是之謂保合大和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者以此是乃乾之所謂利貞也聖人知乾之利貞在此而不在彼故法各正性命之道以出庶物法保合大和之道以寧萬國則首出庶物而萬國咸寧矣此又聖人法乾用九之道也故孔子曰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易之彖非獨統論一卦之體蓋以人事



兼明之易說

漢上朱氏曰夫子作上彖下象上象下象文言上繫下繫說卦序卦雜卦十篇以贊易道其篇不相附近不居聖也至陳元鄭眾傳費氏易馬融作傳鄭康成傳之康成之後注連經又王輔嗣始分象辭附於爻下乾存古文也一者數之始乾之元也陽生於子萬物資之而有氣一變而七七變而九四之為三十六六之為二百一十有六而乾之策備矣乾天也萬物資始於天天之道始於一故曰乃統天此贊元也六爻天地相函坎離錯居坎離者天地之用也雲行雨施坎之升降也大明終始離之往來也所謂亨也萬物殊品流動分形陰陽異位以時而成乾自子至戌坤自未至酉男卦從乾而順女卦從坤而逆所謂時也六位循環萬物生生而不窮

者乎此贊亨也聖人時乘六龍潛見躍飛御天而行體元亨也乾坤相交是生變化萬物散殊各正性命性源同而分異命稟異而歸同大和者相感網緼之氣天地之所以亨也各正性命保之而存合之而聚不貞則不利故曰乃利貞不曰乾坤而曰乾道者乾行坤從天之道也此贊利貞也乾為首震生萬物坤為眾變震為蕃庶積震成乾首出乎庶物之上五辟四諸侯三公二大夫初元士各正其位萬國咸寧體利貞也乾君道體元亨利貞而後盡大君之道易傳

五峰胡氏曰此彖文孔子之所作也孔子推言天地之道謂乾道變化則萬物各正性命坤順承天而萬物生焉是故雖一物之微無非天地合而後成其施者天也產者地也文集

新安朱氏曰彖即文王所繫之辭傳者孔子所以釋經之辭也此專以天道明乾義又析元亨利貞為四德以發明之而此一節首釋元義也大哉歎辭元大也始也乾元天德之大始故萬物之生皆資之以為始也又為四德之首而貫乎天德之始終故曰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釋乾之亨也大明終始六位時成始即元也終謂貞也不終則元始不貞則元以為元也此言聖人大明乾道之終始則見卦之六位各以時成而乘此六陽以行天道是乃聖人之元亨也乾道變化至乃利貞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物所受為性天所賦為命大和陰陽會合沖和之氣也各正者得於有生之初保合者全於已生之後此言乾道變化无所不利而萬物各得其性命以自全以釋利貞之義也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聖人在上高出於物猶乾道之變化也萬國各得其所而成寧猶萬物之各正性命而保合大和也此言聖人之利貞也蓋嘗統而論之元者物之始生亨者物之暢茂利則向於實也貞則實之成也實之既成則其根蒂脫落可復種而生矣此四德之所以循環而无端也然而四者之間生氣流行初无間斷此元之所以包四德而統天也其以聖人而言則孔子之意蓋以此卦為聖人得天位行天道而致太平之占也雖其文義有非文王之舊者然讀者各以其意求之則並行而不悖也

○彖辭極精分明是聖人所作魯可幾曰彖是總一卦之義曰也有別說底如乾彖却是專說天○凡彖辭象辭皆押韻○問卦下之辭為彖辭左傳以為繇辭何也先生曰此只是彖辭故孔子曰智者觀其彖辭則思過

半矣如元亨利貞乃文王所繫卦下之辭以斷一卦之吉凶此名彖辭彖斷也陸氏音中語所謂彖之經也大哉乾元以下孔子釋經之辭亦謂之彖所謂彖之傳也爻下之辭如潛龍勿用乃周公所繫之辭以斷一爻之吉凶也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所謂大象之傳皆孔子所作也天尊地卑以下孔子所述繫辭通論一經之大體凡例无經可附而自分上繫下繫也左氏所謂繇辭繇字從系疑亦是言繫辭繫辭者於卦下繫之以辭也○問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是說乾之元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是說乾之亨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是說聖人之元亨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是說乾之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是說聖人之利貞此本義之言但程易云首出庶物是乾

道首出庶物而萬彙亨萬國咸寧是君道尊臨天位而四海從言王者體天之道則萬國咸寧如何先生曰恁地說也得只恐牽強○自大哉乾元至品物流形是言元亨之義大明終始至以御天是說聖人體元亨之用耳○問何謂各正性命曰各得其性命之正○前輩解經有只明大義務欲大指明而有不貼文義強說者如程易發明道理大義極精只於易文義多有強說不通處○問程易說大明天道之終始則見卦之六位各以時成不知是說聖人明之邪抑說乾道明之邪先生曰此處說得果是鶻突但遺書中有一段明說云人能明天道之終始則見卦爻六位皆以時成此語證之可見大明者指人能明之也因問乾道終始如何先生曰乾道終始即四德也始則元終則貞蓋不終則元以為始

不貞則元以為元六爻之立由此而立耳以時成者言  
 各以其時而成如潛見飛躍皆以時耳然皆四德之流  
 行也初九九二之半即所謂元九二之半與九三即所謂亨九四與九五之半即所謂利九五之半與上九即所謂貞蓋聖人大明乾道之終始故見六位各以時成  
 乘此六爻之時以當天運而四德之所以終而復始應  
 變而不窮也○大明終始這一段說聖人之元亨六位  
 六龍只與譬喻相似聖人之六位如隱顯進退行藏潛  
 龍時便當隱去見龍時便是他出來如孔子為魯司寇  
 時便是他大故顯了到那獲麟絕筆便是他元龍時這  
 是在下之聖人然這卦大槩是說那聖人得位底若使  
 聖人在下亦自有箇元亨利貞如首出庶物不必在上  
 方如此如孔子出類拔萃便是首出庶物著書立言澤  
 及後世便是萬國咸寧○乘字大槩只是譬喻御字龜

山說做御車之御却恐傷於太巧這段是古人長連地  
 說下去却不分曉伊川傳說得也不分曉語錄中有一  
 段却分曉乃是楊遵道所錄云人能大明天道之終始  
 這處下箇人字是緊切底字讀書須是看這般處○大  
 明終始傳意自明其曰明曰見曰當非人而何更看楊  
 遵道錄中一段則尤分明矣天人一理人之動乃天之  
 運也然以私意而動則人而不天矣惟其潛見飛躍各  
 得其時則是以人當天也然不言當天而曰御天以見  
 進退遲速之在我矣○問時乘六龍以御天先生曰六  
 龍只是六爻龍只是譬喻明此六爻之義潛見飛躍以  
 時而動則便是乘六龍便是御天又曰聖人便是天天  
 便是聖人○大哉乾元是說天道流行各正性命是說  
 人得這道理做那性命處却不是正說性命如天命之

謂性孟子道性善便是就人身上說性易之所言却是說天人相接處○循環不已者乾道變化也合而成質者各正性命也譬之樹木其根本猶大義散而生花結實一向發生去是人物之萬殊○乾道變化似是再說元亨變化字且只大槩恁地說不比繫辭所說底子細各正性命它那元亨時雖正了然未成形質到這裏方成如那百穀堅實了方喚做正性命乾道是統說底四德是說他做出來底大率天地是那有形了重濁底乾坤是他性情其實乾道天德互換一般乾道又言得深些子天地是形而下者只是這箇道理天地是箇皮殼○問利貞誠之復如先生注下言復如伏藏先生曰復只是回來這箇是周先生添這一句孔子只說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這箇物事又記物事二流行到這裏來

這裏住著却又復從這裏做起又曰如母子相似未生之時母无氣不能成其子既生之後子自是子母自是母又曰如樹上開一花結一子未到利貞處尚是運下面氣去蔭又記是養字他及他到利貞處自不用養又記是養字又問自一念之萌以至於事之得其所是一事之元亨利貞先生應曰他自這裏做起所謂生生之謂易也是恁地又記曰氣行到這裏住著便立在這裏既立在這裏則又從這裏做起○道便只是天德不消分別乾道變化是就乾道上說天德是就他四德上說○各正性命言其稟賦之初保合大和言其既得之後○保合大和天地萬物皆然天地是大底萬物萬物是小底天地○問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恐盡是聖人事伊川分作乾道君道如何先生曰乾道變化至乃利貞是乾首出

庶物萬國咸寧是聖人又曰首出庶物便是聰明睿知  
 高出庶物之上以君天下方得萬國咸寧禮記云聰明  
 睿知足以有臨也須是聰明睿知皆過於天下之人方  
 可臨得它○各正性命保合大和聖人於乾卦發此兩  
 句最好人之所以為人物之所以為物都是正箇性命  
 保合得箇和氣性命便是當初合下分付底保合便是  
 有箇皮殼包裹如人以刀破其腹此箇物事便散却便  
 死並語○又通書義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此  
 上二句引易以明之乾者純陽之卦其義為健乃天德  
 之別名也元始也資取也言乾道之元萬物所取以為  
 始者乃實理流出以賦於人之本如水之有源即圖之  
 陽動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此上二句亦  
 易文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言乾道變化而萬物各

得受其所賦之正則實理於是而各為一物之主矣即  
 圖之陰靜也○又太極圖義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  
 命也並周子全書○又西銘解義天氣也以至健而位乎上  
 父道也地形也以至順而位乎下母道也人稟氣於天  
 受形於地以藐然之身混合无間而位乎中子道也然  
 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其形體也乾坤其性情也  
 乾者健而无息之謂萬物之所資以始者也坤者順而  
 有常之謂萬物之所資以生者也是乃天地之所以為  
 天地而父母乎萬物者故指而言之張子全書  
 廣漢張氏曰或問明道先生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  
 其忠乎天地變化草木蕃不其怒乎伊川先生曰乾道  
 變化各正性命怒也侯子曰伊川說得尤有功天授萬  
 物之謂命春生之冬藏之歲歲如是天未嘗一歲誤萬

物也可謂忠矣萬物洪纖高下短長各得其欲可謂恕矣九思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一元之氣運行无息所謂天行健者也以其行健无息故能生生萬物而各稟此善意故曰恕其在人體之則曰乾乾誠意无毫髮間斷則發見於外斯能以已推之以心之所本既善則應人接物皆如其心可謂恕矣觀明道謂草木蕃與伊川言各正性命不見有差殊其在萬物得其所以蕃生便是正性命不知侯子何以分輕重兼謂維天之命為天授萬物者恐此天命只是天理伊川所謂在天為命不必須是授之萬物始謂之命故又謂春生冬藏歲歲如是未嘗誤萬物為忠恐此亦只是恕蓋已發者也九思所言忠恕與天命大意是否及所疑侯先生之言併乞詳教答曰明道之言意固完具但伊川所舉各正性

命之語為更有功忠體也恕用也體立而用未嘗不存乎其中用之所形體亦无乎不具也以此意玩味則見伊川之言尤有功處侯師聖所說忠字恐未為得二先生之意天命且於理上推原未可只去一元之氣上看

南軒集答游誠之

東萊呂氏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非謂既生之後无太極也卦卦皆有太極非特卦卦事物物皆有太極乾元者乾之太極也坤元者坤之太極也一言一動莫不有之學者須玩乾元二字方見得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氣象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此彖元之義也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此象亨之義也西銘亦有此句氣象大明終始者非謂止言一卦終始如初九上九之終始當大明乾道之終始既知乾道則六位已成於吾胸中矣

故曰六位時成六位非特卦中六位凡事中皆有六位  
 時乘六龍以御天者言體乾道以作用也各正性命保  
 合大和蓋保合天地之大和說易○大明終始六位時成  
 乾之六位自古自今隨在隨足何嘗不成但人不能明  
 乾之終始故自見其不成其實六位元不曾損壞也苟  
 大明乾之終始則事事物物中六位歷然森列應時俱  
 成更无漸次開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

濂溪先生曰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欲遷善改  
 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淡  
 哉通書

伊川先生曰乾道覆育之象至大非聖人莫能體欲人皆  
 可取法也故取其行健而已至健固足以見天道也君子

以自彊不息法天行之健也易傳○乾體便是健及分在諸

處不可皆名健然在其中矣周行已錄

橫渠先生曰道行也所行即是道易言天行健天道也易說

廣平游氏曰至誠无息天行健也若文王之德之純是  
 也未能无息而不息者君子之自彊也若顏子三月不

違仁是也中庸解

白雲郭氏曰天有乾之象也君子象天與乾者也天有  
 乾之象者以乾健而天行亦健故也君子能象天與乾

者以天行健而君子自彊不息可象之也易說○天地之

功山川積而得之天之所以為天文王積而得之天不

已文王亦不已豈非天行健君子自彊不息之謂乎中庸解

漢上朱氏曰易者象也有卦象有爻象彖也者言乎象  
 者也言卦象也爻象動乎內言爻象也夫子之大象別



以八卦取義錯綜而成之有取兩體者有取互體者有取卦變者大槩彖有未盡者於大象申之天所以為天者健也萬里一息其行不已君子以是自彊不息不敢橫私其身也夫不息則久久則微微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配地高明配天乾言不息配天也坤言厚德配地也兩者誠而已矣獨於乾言誠者誠天之道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象者卦之上下兩象及兩象之六爻周公所繫之辭也天乾卦之象也凡重卦皆取重義此獨不然者天一而已但言天行則見其一日一周而明日又一周若重複之象非至健不能也君子法之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剛則自彊而不息矣本義○天行以下先儒謂之大象潛龍以下先儒謂之小象後放此○問天行

健如何先生曰惟胡安定說得好因舉其說曰天者乾之形乾者天之用天形蒼然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狀如倚杵其用則一晝一夜行九十餘萬里人一晝一夜有萬三千六百餘息故天行九十餘萬里天之行健可知故君子法之以自彊不息云因為言天之氣運轉不息故閣得地在中間銖未達先生曰如弄椀珠底只恁運轉不住故在空中不墜少有息則矣○乾卦有兩乾是兩天也昨日行一天今日又行其實是一天而行健不已此所以為天行健○衛德明問天以氣言之則一晝一夜周行乎三百六十度以理言之則於穆不已元間容息豈不是至健先生云他却不如如此說只管去自彊不息上討○問以性情言之謂之乾先生云是天一箇性情如此火之性情則是箇熱水

之性情則是箇寒天之性情則是一箇健健故不息惟健乃能不息其理是自然如此使天有一時息則地須落下去人都墜死緣他轉運周流无一時息故局得這地在中間今只於地信得他是斷然不息○問天者天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健而无息之謂乾乾何以合性情言之曰性情二者常相參在此情便是性之發非性何以有情健而无息非性何以能如此並語錄○通書乾損益動釋義曰此以乾卦爻詞損益大象發明思誠之方蓋乾乾不息者體也去惡進善者用也無體則用無以行無用則體無以措故以三卦合而言之周子全書○又晦庵感興詩曰吾聞包犧氏爰初闢乾坤乾行配天德坤布協地文仰觀玄渾周一息萬里奔俯察方儀靜隕然千古存悟彼立象意契此入德門勤行當不息敬守

思彌敦文

東萊呂氏曰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他卦象中皆言卦名如地勢坤雲雷屯之類獨此卦不言乾而言健蓋非健不足以盡乾道之大君子體乾正在自彊不息當看自之一字易說○又至誠无息解曰誠自成也非有假於物也而其動以天故无息前此蓋疑而其動以天一句下文云无息者誠之體也不息所以體誠也既曰无息者誠之體則其動即天也若下以字則已是不息所以體誠矣中庸質疑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伊川先生曰陽氣在下君子處微未可用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在下非獨處微亦陽未動而時未至故也

易說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伊川先生曰見於地上德化及物其施已普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時至而出兼善天下膏澤下於民之時也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伊川先生曰進退動息必以道也易傳○反復道也言終日

乾乾往來皆由於道也三位在二體之中可進而上可退

而下故言反復張繹所錄

廣平游氏曰終日乾乾反復於道也反復宜與復卦之反復同釋終日乾乾行事之時而曰反復道何也蓋君子之行事雖汲汲皇皇而易簡之理未嘗離也亦行其所无事而已九三在下體之上將離人而天矣故有反復道之象若夫聖人作而萬物覩則天德之所為確乎

能其事而已矣雖有為而未嘗為反復不容言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乾乾自彊不息也自彊不息則反復皆天

道造次顛沛必於是也易說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伊川先生曰量可而進適其時則无咎易傳

橫渠先生曰或躍進退皆可在淵者性退也故指其時而

言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四為有位之臣與五同功雖有進退之義而義在有為故進亦无咎聖人懼其近而必進故或之亦慮其退而失時故曰進无咎也易說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伊川先生曰大人之為聖人一无字之事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乾之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乃大人造

位天德成性躋聖者耳若夫受命首出則所性不存焉故  
 不曰位乎君位而曰位乎天德不曰大人君矣而曰大人  
 造也○九五大人造也造成就也或謂造為至義亦可大  
 人成性則聖也化化則純是天德也聖猶天也故不可階  
 而升聖人之教未嘗以性化責人若大人則學可至也位  
 天德則神神則天也故不可以神屬人而言莊子言神人  
 不識義理也又謂至人真人其辭險窄皆无可取孟子六  
 等至於神則不可言人也並易說

白雲郭氏曰大人體乾行健不為小道也故飛龍見大  
 人之為易說

元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伊川先生曰盈則變有悔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元不知變其能

久乎易說

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明道先生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此乃天德也  
 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劉絢所錄

伊川先生曰用九天德也天德陽剛復用剛而好先則過  
 矣易傳

白雲郭氏曰善用天德者用其大不善用天德者用其  
 強強元不及也處眾則欲長有功則欲伐故聖人於是  
 戒之益贊于禹曰滿招損讓得益時乃天道其知用天  
 德者歟易說

漢上朱氏曰夫子小象辭也晉太史蔡墨曰在乾之姤  
 曰潛龍勿用在乾之同人曰見龍在田此繫辭所謂乾  
 一索再索三索陸續所謂初九九二也初九變坤下有

伏震潛龍也陽氣潛藏在下之時玄曰昆侖旁薄幽也  
 二居地表田也坤變為離離為文文章炳明見龍也龍  
 德而見如日下照施及於物者普矣玄曰龍出乎中龍  
 德始著也三變離兌日在下終日也初九九二乾乾也  
 初九始正也九三終正也終則有始反復乾乾動息不  
 離於道者也三則極極則反反則復非終日乾乾能之  
 乎玄曰首尾可以為庸程顥曰終日乾乾對越在天蓋  
 上天之載無聲臭也初二三有伏震震為龍為足五為  
 坎九四變離兌為澤澤淵也足進乎五或躍也伏震  
 為龍退而在淵也九居四履非其位宜有咎進則无咎  
 堯老而舜攝舜老而禹徂征之時乎玄曰東動青龍光  
 離于淵程頤易傳曰量可而進適其時則无咎九五坎  
 變離離為飛乾為天離淵而飛飛龍在天也離為目見

也九五動九二大人應而往造之利見大人也玄曰龍  
 幹于天長類无疆上九變兌兌為毀折元滿之累也盈  
 極則虛不可久也玄曰南征不利九陽剛之極乾天德  
 在萬物之先復用陽剛之極則剛過矣人所不能堪也  
 九六陰陽之變也九變則六六變則九九六相用剛柔  
 相濟然後適乎中關子明曰以六用九易傳曰以剛為  
 天下先凶之道也伏爻何也曰京房所傳飛伏也乾坤  
 坎離震巽艮兌相伏者也見者為飛不見者為伏飛方  
 來也伏既往也說卦巽其究為躁卦倒飛伏也太史公  
 律書曰冬至一陰下藏一陽上舒此論復卦初爻之伏  
 巽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陽謂九下謂潛○反復重複踐行之意○  
 進无咎可以進而不必進也○造猶作也○不可為首

言陽剛不可為物先故六陽皆變而吉義本

東萊呂氏曰終日乾乾反復道也乾乾不息也乾道反

復如環之无端故无息也蓋謂進退皆在道也易說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

事之幹也

明道先生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生之

謂性告子此言是而謂犬之性猶牛之性則非也萬物之生意最可觀

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人與天地一物也而人特

自小之何邪劉質夫錄

伊川先生曰元亨利貞乾之四德在人則元者眾善之首

也亨者嘉美之會也利者和合於義也貞者幹事之用也

易傳○易雖言元者善之長然亦須通四德以言之至如八

卦易之大義在乎此亦无人曾解來乾健坤順之類亦不

曾果然體認得入關語錄○陰為小人利為不善不可一槩論

夫陰助陽以成物者君子也其害陽者小人也夫利和義

者善也其害義者不善也張繹所錄○子罕言利非使人去利

而就害也蓋人不當以利為心易曰利者義之和以義而

致利斯可矣○可欲之謂善便與元者善之長同理呂與叔東見錄

兼山郭氏曰彖既釋此四德矣而文言又三復之何也

曰乾有天道有人道析而言之則明乎天人合而言之

是或一道也今夫受命賦形於天地之中亦各從其類

也本乎天者全乎天本乎地者全乎地是以謂之人也

且人之有德慧術知得之於天進退用舍受之於命然

則所謂天爵者吾所固有也得元者謂之仁善之長是

也得亨者謂之禮嘉之會是也得利者謂之義義之和

是也得貞者為正為信事之幹是也君子行此四德故

曰乾元亨利貞凡言人道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元亨利貞固不止於在人者則善之長嘉

易說

之會義之和事之幹非獨人事而已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

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伊川先生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體法於乾之仁乃為君

長之道足以長人也體仁體元也比而效之謂之體嘉會

足以合禮得會通之嘉乃合於禮也不合禮則非理豈得

為嘉非理安有亨乎利物足以和義和於義乃能利物豈

有不得其宜而能利物者乎貞固足以幹事貞固所以能

幹事也君子行此四德乃合於乾也

橫渠先生曰仁統天下之善禮嘉天下之會義公天下之

利信一天下之動

易說

廣平游氏曰道者天也道為萬物之與故足以統天仁

者人也仁為眾善之首故足以長人猶之萬物發育乎

春而震為長子也大為之制經為三百曲為之防詳為

三千要皆歸於大中而已故曰嘉會足以合禮猶之萬

物相見於夏而離為文明也義主於刻制而利不生於

白雲郭氏曰君子體乾之仁故足以長人體乾之嘉會故足以合禮體乾之利物故足以和義體乾之貞固故足以幹事此君子行此四德之道也君子行此四德亦同乾之元亨利貞

易說

漢上朱氏曰文言者錯雜四德六爻反復成文設為問荅往來相錯亦文也故太玄準之以玄文天地之大德曰生元者生物之始善之長也其在人則仁也亨者天地之極通衆美之期會也利由屈信相感而生或屈或信各得其宜義者宜也語義則利在其中矣貞正也在物則成也玄所謂水包貞也有德乃有事德不正則事不立立事之謂幹唯仁者宜在高位故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凡長於人皆長也物不可以苟合必致飾焉故嘉會足以合禮嘉會如嘉魂魄是也利順物理而行之各

得其所欲者也故利物足以和義守正堅固不為萬物之所撓奪乃能建立庶事故貞固足以幹事君子剛健不息行此四德故曰乾元亨利貞張載曰天下之理得元也亨會而通也說諸心利也一天下之動貞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此篇申彖傳象傳之意以盡乾坤二卦之蘊而餘卦之說因可以例推云元者善之長也元者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於此故於時為春於人則為仁而衆善之長也亨者生物之通物至於此莫不嘉美故於時為夏於人則為禮而衆美之會也利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故於時為秋於人則為義而得其分之和貞者生物之成實理具備隨在各足故於時為冬於人則為智而為衆事之幹幹木之身枝葉所依以立者也君子體仁以仁為體則無一物不在所愛之中



故足以長人嘉其所會則無不合禮使物各得其所利則義无不和貞固者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所謂知而勿去者也故足以為事之幹君子行此四德者非君子之至健无以行此故曰乾元亨利貞此第一節申彖傳之意與春秋傳所載穆姜之言不異疑古者已有此語穆姜稱之而夫子亦有取焉故下文別以子曰表孔子之辭蓋傳者欲以明此章之為古語也義本○問文言四德一段先生曰元者善之長以下四句說天德之自然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以下四句說人事之當然元只是善之長萬物生理皆始於此眾善百行皆統於此故於時為春於人為仁亨是嘉之會此句自來說者多不明嘉美也會猶齊也嘉會眾美之會猶言齊好也春天發生萬物未大故齊到夏時洪纖高下各各暢茂蓋春方

生育至此乃无一物不暢茂其在人則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事事物物大大小小一齊到恰好處所謂動容周旋皆中禮故於時為夏於人為禮周子遂喚作中利者為義之和萬物至此各遂其性事理至此无不得宜故於時為秋於人為義貞者乃事之幹萬物至此收斂成實事理至此无不正故於時為冬於人為智此天德之自然其在君子所當從事於此者則必體仁乃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此四句倒用上面四箇字極有力體者以仁為我之骨我以為之為體仁皆從我發出故无物不在所愛所以能長人嘉會足以合禮者言須是美其所會也欲其所會之美當美其所會蓋其厚薄親疎尊卑小大相接之體各有節文无不中節即所會皆美所以能合於禮也利物足以和

義使物物各得其利則義无不和蓋義是斷制裁割底物若似不和然惟義能使事物各得其宜不相妨害自无乖戾而各得其和所以為義之和也蘇氏說利者義之和却說義慘刻而不和不可徒義須著些利則和如此則義是一物利又是一物義是苦物恐人嫌須著些利令甜此不知義之言也義中自有利使人而皆義則不遺其親不後其君自无不利非和而何貞固足以幹事貞正也知其正之所在固守而不去故足以為事之幹幹事言事之所依以立蓋正而能固萬事依此而立在人則是智至靈至明是非非確然不可移易不可欺瞞所以能立事也幹如板築之有榱幹今人築墻必立一木於土中為骨俗謂之夜叉木无此則不可築橫曰榱直曰幹無是非之心非知也知得是是非非之正

堅固確守不可移易故曰知周子則謂之正也故曰乾元亨利貞他把乾字當君子○元者善之長也亦仁而已體仁則痒痲疾痛舉切吾身故足以長人亨者嘉之會會通也會而通也通有交之意嘉會猶言慶會會通而不嘉者有矣如小人同謀其情非不通也然非嘉美之會又安有亨乎利者義之和和合於義即利也利物足以和義蓋義者得宜之謂也處得其宜不逆於物即所謂利則利之行豈不足以和義乎貞者事之幹徹頭徹尾不可欠缺人之遇事所以頽惰不立而失其素志者不貞故也此所謂貞固足以幹事○四德大槩就人事言之自君子體乾之德見諸行事者也是以繫之曰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問元亨利貞乾之四德仁義禮智人之四德然亨却是禮次序却不同

何也先生曰仁義禮智猶言春夏秋冬○元亨利貞其發見有次序仁義禮智在裏面自有次序到發見時隨感而動却无次序○生底意思是仁殺底意思是義發見嘉會是禮收又記是深字藏不測是智○乾之元亨利貞本是謂筮得此卦則大亨而利於守正而柔辭文言皆以為四德某常疑如此等類皆是別立說以發明一意至如坤之利牝馬之貞則發得不甚相似○易中言元者善之長說得最親切無滲漏仁義禮智莫非善這箇却是善之長仁是有滋味底物事說做知覺却是無滋味底物事仁則有所屬如孝弟慈和柔愛皆屬仁○伊川語錄中說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說得太深無捉摸處易傳其手筆只云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又曰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易

傳只此兩處說仁說得極平實學者當精看此等處○亞夫問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此只是先生所謂初之意否曰萬物之生天命流行自始至終無非此理但初生之際精淳未散尤易見耳只如元亨利貞皆是善而元則為善之長亨利貞皆自那裏來仁義禮智亦皆善也而仁則為萬善之首義禮智皆從這裏出耳○問伊川云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曰須先識得元與仁是箇甚物事更就自家身上看甚麼是仁甚麼是義禮智既識得這一箇便見得這一箇能包得那數箇若有人問自家如何一箇便包得數箇只答云只為是一箇問黃直卿曰公於此處見得分明否曰向來看康節詩見得這意思如謂天根月窟間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正

與程子所謂靜後見萬物皆有春意同且如這箇棹子安頓得恰好時便是仁蓋无乖戾便是生意窮天地亘古今只是一箇生意故曰仁者與物无對以其无往非仁此所以仁包四德也曰如此體仁便不是生底意思棹子安頓得恰好只可言中不可謂之仁元只是初底意便是如木之萌如草之芽其在人如惻然有隱初來底意思便是所以程子謂看雞雛可以觀仁為是那嫩小底便有仁底意思在以一身觀之元如頭亨便是手足利便是曾腹貞便是那元氣所歸宿處所以人頭亦謂之元首穆姜亦曰元體之長也今若能知得所謂元之元元之亨元之利元之貞上面一箇元字便是包那四箇下面元字則是偏言則一事者恁地說則大煞分明了又須要知得所謂元之元亨之元利之元貞之元

者蓋見得此則知得所謂只是一箇也若以一歲之體言之則春便是元之元然所謂首夏清和者便是亨之元孟秋之月便是利之元到那初冬十月便是貞之元也只是初底意思便是問曰如先生之言正是程子說復其見天地之心復之初爻便是天地生物之心也曰今只將公所見看所謂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處乃情也觀之便見久之復曰正如天官冢宰以分職言之特六卿之一耳而曰建邦之六典則又統六卿也○問元者用之端而亨利貞之理具焉至於為亨為利為貞則亦元之為耳此元之所以包四德也若分而言之則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其體用固有在矣恐亦不得如龜山之說也以用言之則元為主以體言之則貞為主○問仁包四德如元者善之長從四時生

物意思觀之則陰陽都偏了曰如此則秋冬都无生物  
氣象但生生之意至此退了到得退未盡處則陽氣依  
舊在且如陰陽其初亦只是一箇進便喚做陽退便喚  
做陰○又曰仁字須兼義禮智看方看得仁字出仁者  
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智者仁之分  
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於春春則生意之生也  
夏則生意之長也秋則生意之成也冬則生意之藏也  
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故曰五行  
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又曰仁為四德之首而智則能  
成始而成終猶元為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  
貞蓋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發散也仁智交際之間乃  
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昭合无間故不貞則元以  
為元也○問亨者嘉之會先生曰此處難下語且以草

木言之發生到夏時好處都來湊會嘉只是好處會是  
期會也又曰貞固是固得恰好如尾生之信是不貞之  
固須固得好方是貞○嘉會雖是有禮後底事然這意  
思却在禮之先嘉其所會時未說到那禮在然能如此  
則便能合禮利物時未說到和義在然能使物各得其  
利則便能和義會字說道是那萬物一齊發見處得他  
盡嘉會便是如只一事兩事嘉美時未為嘉會會字張  
葆光用齊字說說得幾句也好使物各得其宜何利如  
之如此便足以和義這利字是好底如孟子所說戰國  
時利是不好底這箇利如那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  
而後其君之利和字也有那老蘇所謂无利則義有慘  
殺而不和之意蓋於物不利則義未和○伊川說利物  
足以和義覺他說得糊塗如何喚做和合於義四句都

說不力○問利物足以和義曰義斷是非別曲直近於不和然是非曲直辨便是利乃是和處也○或問利者義之和也曰義之和處便是利如君臣父子各得其宜此便是義之和處安得不云利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此便是不和也安得云利孔子所以罕言利者蓋不欲專以利為言恐人只管去利上求也○貞者事之幹伊川說貞字只以為正恐未足以盡貞之義須是說正而固然亦未推得到知上看得來合是如此知是那默運事變底一件物事所以為事之幹○體仁如體物相似人在那仁裏做骨子故謂之體仁仁只是箇道理須著這人方體得他做得他骨子比而效之之說却覺得不是○文言上不必大故求道理看來只是協韻說將去繼之者善也元亨是氣之方行而未著於物也是上一截事成之者性也利貞是氣之結

成一物也是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下一截事則包四者此段只於易元者善之長與論語言仁處看若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則貞又包四者周易一書只說一箇利則利又大也元者善之長也善之首也亨者嘉之會也好底會聚也義者宜也利即義也萬物各得其所義之合也幹事事之骨也猶言體物也看此一段須與太極圖通看四德之元安在甚處剝之為卦在甚處乾天也一段在甚處方能通成一片不然則不貫通少間看得如此了猶未是受用處在○趙致道問元者善之長也先生曰元亨利貞皆善也而元乃為四者之長是善端初發見處也○甘吉甫問性與天道先生云譬如一條長連底物事其流行者是天道人得之者為性乾之元亨利貞天道也人得之則為仁義禮智之性

○問孟子言仁義禮智義在第二太極圖以義為利却成在第三曰禮是陽故云亨謂之仁義禮智猶東西南北所謂元亨利貞猶東西南北一箇是對說一箇是從一邊說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利者義之和也老蘇之說不合分利義為兩塗蓋義之和處即是利也苟有徒義徒利之辨則非矣○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世人分為二故君子體而為一○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既行此四德即是乾也非止體乾也易說○又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易傳曰比而效之謂之體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只為人不能合故必比而效之執柯伐柯其則不遠比而效之之謂也紀聞○體仁不是將仁來為我之體我之體便都是仁也此朱子語○又曰貞

固足以幹事世人多謂疏通者能幹事貞固者不能幹事此蓋錯認朴拙為貞固耳殊不知世所謂疏通者雖能趣辨目前然不貞不固終必敗事故惟貞固為能幹事也紀聞○元者善之長春秋傳記穆姜所誦之語謂元者體之長覺得體字較好是一體之長也此朱子語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二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三

後天學成德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明道先生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樂與憂皆道也非己之

私也

劉絢過汝所錄

伊川先生曰自此以下言乾之用用九之道也初九陽之微龍德之潛隱乃聖賢之在側陋也守其道不隨世而變晦其行不求知於時自信自樂見可而動知難而避其守堅不可奪潛龍之德也

易傳

橫渠先生曰孔子喜弟子之不仕蓋為德未成則不可以仕見行而未成者也故潛龍勿用龍德而未顯者也不成



名不求聞也養實而已樂行憂違不可與德者語也○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聖人不為沽激之行以求時知依乎中庸人莫能知以此自信不知悔也○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主於求吾志而已无所求於外故善世博化龍德而見者也若潛而未見則為己而已不暇及人者也並易說○用則行舍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顏子龍德而隱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與聖者同能○龍德聖脩之極也顏子之進則欲一朝而至焉可為好學也並正蒙

廣平游氏曰龍德而隱故不易乎世龍德而正中故曰善世而不伐不易乎世者用舍在我故遯世无悶不成乎名者非譽不在物故不見是而无悶確乎其不可拔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矣非伯夷柳下惠之徒何足以與此若孔子則聖人之時不專於勿用

也其易世之志未嘗一日而忘故曰天下有道丘不與

易也說

龜山楊氏曰辟世者若伯夷待天下之清是也非遯世无悶確乎其不可拔不足以與此○孔子之門唯顏淵閔子未嘗仕蓋隱而未見也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於二子見之矣並語解

藍田呂氏曰不易乎世與孔子所謂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之易同孟子云夷子思以易天下亦然不成乎名與博學而无所成名同

漢上朱氏曰乾之變化龍德也初九變坤謂之潛龍龍德而隱者也初之四變九為六易世也初九隱伏不易乎世也易如天下有道吾不與易也之易歷有元會運世世者辰也初九子之四易午故曰易世震為聲巽見

震伏不成乎名也二為中二動為庸初九依乎中庸初  
 之四成兌說遯世而无悶也初九變不正不見是而无  
 悶者舉世非之而不加損也之四行也兌說樂也樂則  
 行之也退而失位為憂憂則退違之也巽為木在下確  
 乎其不可拔潛龍也初九一爻之四或曰遯或曰行何  
 也曰自依乎中庸言之二陰遯也自初九之四言之行  
 也此所謂曲而中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道與世合則出而見道與世違則隱而潛  
 惟有德者能之古之人邦无道至死不變又曰邦无道  
 則愚豈不易乎世不成乎名者歟遯世无悶獨善其身  
 者也不見是而无悶人不知而不愠者也行其所可樂  
 達其所可憂此顏子所以不改其樂而人不堪其憂也  
 說易○且聖人依乎中庸也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其

龍德之隱者乎非吾夫子疇克之哉顏淵見其進未見  
 其止不改其樂而无祇悔其殆庶幾乎中庸明聖人潛  
 龍之義故先舉素隱終言遯世雖潛之中所不可廢當  
 遵而行之者中庸之道也中庸

新安朱氏曰龍德聖人之德也在下故隱易謂變其所  
 守大抵乾卦六爻文言皆以聖人明之有隱顯而無淺  
 深也本義○問行而未成如何曰只是事業未就又問乾  
 六爻皆聖人事安得而未成伊川云未成是未著莫是  
 如此否曰雖是聖人畢竟初九行而未成又問此只論  
 事業不論德否曰不消如此費力且如伊尹居有莘之  
 時便是行而未成○潛龍勿用何謂也以下大槩各就  
 他要說處便說不必專說人事天道伊川說乾之用乾  
 之時乾之義也難分別到了時似用用似義○易如一

个鏡相似看甚物來都照得如潛龍只有个潛龍象自天子至於庶人看甚人來都使得孔子說作龍德而隱不易乎世不成乎名便是就事上指殺說了然會看底孔子說也活不會看底雖文王周公說底也死了又曰須知得他是假託說是包含說假託謂不惹著事物包含是說箇影象在裏无所不包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遯世而无悶者疑慮不萌於心確乎其不可拔也非離人而立於獨者不足以與此若不遠復者未免於有念慮也故中庸曰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則之一字須子細詳看凡人當樂當憂或為利害牽制或為私意所奪如何便行得違得惟聖人則便行便違也則便也此見聖人所為无滯礙處易說○又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二者最難兼

紀聞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濂溪先生曰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靜无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故誠则无事矣通書

伊川先生曰以龍德而處正中者在卦之正中為得正中之義庸信庸謹造次必於是也既處无過之地則惟在閑邪邪既閑則誠存矣善世而不伐不有其善也德博而化正已而物正也皆大人之事雖非君位君之德也傳易○敬是閑邪之道閑邪存其誠雖是兩事然亦只是一事閑邪則誠自存矣天下有一箇善一箇惡去善即是惡去惡

即是善譬如門不出便入豈出入外更別有一事也劉元承手

編○閑邪存其誠閑邪則誠自存而閑其邪者乃在於言

語飲食進退與人交接之際而已矣暢潛道錄○閑邪則誠自

存不是外面捉一箇誠將來存著今人外面役役於不善

於不善中尋箇善來存著如此則豈有入善之理只是閑

邪則誠自存故孟子言性善皆由內出只為誠便存閑邪

更著甚工夫但是動容貌整思一作慮則自然生敬敬只是

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既不

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則只是內存此則自然天理明○閑

邪則固主一有一矣然能主一則不消言閑邪有以一為難

見不可下工夫如何一作行主一者无他只是整齊一作莊整嚴肅

則心便一一則自是无非僻之好此意但涵養久久則天

理自然明○閑邪存誠閑邪則誠自存如人有室藩牆不

修不能防寇寇從東來逐之則復有自西入逐得一人一

人復至不如修其藩牆則寇自不至故欲閑邪也並入關語錄○

如何是閑邪非禮而勿視聽言動邪斯閑矣呂與叔錄

橫渠先生曰庸言庸行蓋天下經德達道大人之德施於

是者溥矣天下之文明於是著矣然非窮變化之神以時

措之宜則或陷於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此顏子所以求龍

德而正中乾乾進德思處其極未敢以方體之常安吾止

也○顏氏求龍德正中而未見其止故擇中庸得一善則

拳拳服膺歎夫子忽焉前後也○德博而化言化物也以

其善世即是化也善其身自化也兼善天下則是化物也

知化則是德化聖人自化也化之況味在學者未易見焉

但有此次序並易說

廣平游氏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則亦閑邪

存其誠而已語解

藍田呂氏曰皆乾也九二之中君德也九五之中天德也君德使民有所視效故曰見天德卓越積盛而至不可階而升故曰飛人倫者天下之常道百世所不易大君所先治也九二人道之極而位正中惟人倫之為務故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九二成德所以常久而不敝在乎閑邪不伐而已初潛學也二見用也三乾乾四或躍離乎人而未至於天也五絕羣離類位乎天也上過則亢大成若缺則不至乎亢以有悔也  
漢上朱氏曰九二之動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者中之用也二之五兌為口為言上行為行言行也言中庸而應庸言之信也行中庸而正庸行之謹也言行變化不失其中故謂之庸初九九三上下正閑邪也九二動正中

存誠也誠自成也非外鑠也閑邪則誠自存猶之煙盡火明波澄水靜閑之者誰與莫非誠也言信行謹閑邪存誠其德王中自二之五善涉乎世矣然且不自伐以正中而遊人間者也兌隱矣二不行矣不聞其言不見其行不伐也德施而光普博也文明而巽化也唯至誠為能化其德如是宜之五為君也是以利見九五之大人故曰君德五君位也顏子擇乎中庸而弗失之夫子告之以為邦九二君德故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初九潛而勿用故孔子言其隱德九二見而在田故孔子言其龍德之著見者由二爻以觀之中庸所謂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之序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言行之見者安行之也惟正故能閑邪惟中故能存誠閑邪所以存其誠也有善

世之功而不自伐故天下莫與汝爭功有正中龍德博而物化故能盡性盡人物之性豈非閑邪存誠之所致歟君之德正中而已九二所謂咸有一德者也易說○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此龍德正中之事中庸之聖人也中庸解

新安朱氏曰正中不潛而未躍之時也常言亦信常行亦謹盛德之至也閑邪存其誠无斁亦保之意言君德也者釋大人之為九二也本義○庸言庸行盛德之至到這裏不消得恁地猶自閑邪存誠便是无射亦保雖无厭斁亦當保也保者持守之意○問九二閑邪存誠與九三修辭立誠相似否曰他地位自別閑邪存誠不大段用力修辭立誠大段著氣力乾之九二處得其中都不著費力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

伐德博而化而已若九三則剛而不中過高而危故有乾乾之戒○利見大人君德也兩處說這個君德卻是要發明大人即是九二孔子怕人道別是个大人故如此互相發明使三百八十四爻皆恁地湊著豈不快活人只是中間多有湊不著底不可曉○利見大人君德也夫子怕人不把九二做大人別討一个大入所以去這裏說个君德也兩處皆如此說龍德正中以下皆君德言雖不當君位卻有君德所以也做大人伊川卻說得這个大人做兩樣○問閑邪則固一矣至一則更不消言閑邪曰只是覺見邪在這裏要去閑他則這心便一了所以說道閑邪則固一矣既一則邪便自不能入便更不消說又去閑邪恰如知得外面有賊今夜用須防他則便惺了既惺了不須更說防賊並語○通書誠錄

下釋義曰聖人之所以為聖不過全此實理而已即所謂太極者也○五常仁義禮智信五行之性也百行孝弟忠信之屬萬物之象也實理全則五常不虧而百行修矣○方靜而陰誠固未嘗无也以其未形而謂之无耳及動而陽誠非至此而後有也以其可見而謂之有耳靜无則至正而已動有然後明與達者可見也○非誠則五常百行皆无其實所謂不誠无物者也靜而不正故邪動而不明不達故暗且塞○誠則眾理自然无一不備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矣並周子全書

東萊呂氏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庸者常也惟常言常行自得正中之義又曰閑邪存其誠誠者中所固有但當於邪字上用功防之而已懲忿窒慾閑邪存誠尊德性也必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又曰善

世而不伐凡人之功有相敵者則矜伐之心生惟其已之善超邁於世人莫已敵如此自然不伐又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九二臣位而言君德古人言君不獨有天下謂之君凡可以濟世長人者皆曰君可也易說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明道先生曰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蓋上天之載无聲无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孟子於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性作故說神如其上如其左右大小大事而只曰誠

之不可捨如此夫徹上徹下不過如此○修辭立其誠不可不子細理會言能修省言辭便是立誠若只是修飾言辭為心只是為偽也若修其言辭正為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唯立誠才方作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修業也終日乾乾夫小大事卻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為實下手處修辭立其誠為實修業處○修辭立其誠文質之義也○子貢之知亞於顏子知至而未至之也並李○知至則便意誠若有知而不誠者皆知未至爾知至而至之者知至而往至之乃吉之先見故曰可與幾也知終而終之則可與存義也知至至之主知知終終之主終劉絢○忠信為基本所以進德也辭修誠意立所以居業也此乃乾道由此二句可至聖人也朱公○儒者之所以必有窒礙者

何也只為不致知知至至之則自无事可奪語錄

伊川先生曰三居下之上而君德已著將何為哉惟進德

修業而已內積忠信所以進德也擇言篤志所以居業也

知至至之致知也求知所至而後一無至之知之在先故

可與幾所謂始條理者知之事也知終終之力行也既知

所終則力進而終之守之在後故可與存義所謂終條理

者聖之事也此學之始終也君子之學如是故知處上下

之道而无驕憂不懈而知懼雖在危地而无咎也易○瑩

中嘗愛文中子或問學易子曰終日乾乾可也此語最盡

文王所以聖亦只是箇不已先生曰凡說經義如只管節

節推上去可知是盡夫終日乾乾未盡得易據此一句只

做得九三使若謂乾乾是不已不已又是道漸漸推去則

自然是盡只是理不如此楊遵○忠信所以進德者何也



閑邪則誠自存誠存斯為忠信也○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修立在人並呂與叔所錄○知至則當至之知終則當遂遂字終之須以知為本知之深則行之必至无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知而不能行只是知得淺饑而不食鳥喙人不蹈水火只是知人為不善只為不知知至而至之知幾之事故可與幾知終而終之故可與存義知至是致知博學明辨審問慎思皆致知知至之事篤行便是終之如始條理終條理因其始條理故能終條理猶知至即能終之語入關錄○金聲而玉振之此孟子為學者言終始之義也樂之作始以金奏而以玉聲終之詩曰依我磬聲是也始於致知智之事行所知而至其極聖之事也易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是也唐棣所錄○知至至之如今學者且先知有至處便從此至之是可與幾也非知幾者安能先識

至處知終終之知學之終處而終之然後可與存義或云九三知九五之位可至而至之大煞害事使人臣常懷此心大亂之道亦自不識湯武知至至之只是至其道也張所錄○或問忠信進德之事固可勉強然致知甚難曰子以誠敬為可勉強且恁地說到底須是知了方行得若不知只是覩卻堯學它行事无堯許多聰明睿智怎生得如他動容周旋中禮劉元承手編○學者必知所以入德不知所以入德未見其能進也故孟子曰不明乎善不誠其身易曰知至至之胡氏拾遺橫渠先生曰乾九三修辭立誠非繼日待旦如周公不足以終其業○忠信所以進德學者止是一誠意耳若不忠信如何進德不驕德當至也不憂業當終也○適在不安之位故曰因其時○求致用者幾不可緩將進德者徒義

必精此君子所以立多凶多懼之地乾乾德業不少懈於趨時也知至極盡其所知也並易說○顏淵從師進德於孔

子之門孟子命世修業於戰國之際此所以潛見之不同

○將修己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德乃進而不固矣

忠信進德唯尚友而急賢欲勝己者親无如改過之不吝

並正蒙

廣平游氏曰忠信所以進德也如甘之受和白之受采

故善學者其心以忠信為主不言則已言而必忠信也

故其言為德言不行則已行而必忠信也故其行為德

行止而思動而為无時而不在是焉則安往而非進德

哉故為仁不主於忠信則仁必出於姑息為義不主於

忠信則義必出於矯抗操是心以往則禮必出於足恭

智必出於行險安往而非敗德哉而何進德之有焉譬

之欲立數仞之牆而浮埃聚沫以為基亦沒世不能立

矣○人而无信以輓軌為喻何也曰忠信所以進德而

義也禮也以信成之人而无信則中无所主矣以之為

仁則斃斃而已以之為義則踉跄而已為智則誣為禮

則偽无所施而可也輓軌大車小車所恃以行者也而

有信則大德小德所資以進也故輪輿雖備而无輓軌

則有車之名而无運行之實人而无信則雖居之似忠

信行之似廉潔終不可入堯舜之道故其喻如此並語解

龜山揚氏曰忠信乃為進德之基本无忠信則如在虛

空中行德何以進語錄○修辭立誠而剛大之氣形諸外

則鄙倍斯遠矣○知至將以至之則見其進矣未至乎

終之故未見其止也顏淵知至矣未至乎終之而死故

孔子惜之也並語解

藍田呂氏曰忠信進德如有諸己又知所以充實之也  
 修辭立其誠正名是事行其實以稱之也所立卓爾而  
 欲從之知至至之也於德有先見之明也不堪其憂  
 而不改其樂知終終之也於分有當安之義也  
 漢上朱氏曰乾剛之德自初至三進德也九三動成巽  
 巽為事業者事之成動而巽修業也兌為口正以動忠  
 信也忠信所以進德也巽言不離於忠信修辭也二正  
 誠也巽為股立也修辭以立誠誠立而其業定修辭所  
 以居業也初九知中之可至則行而至之初可與乎幾  
 也九三知中之不可過則動而終之三可與存乎義也  
 義者時措之宜也玄曰諸一則始諸三則終二者其得  
 中乎是故九三動而弗處居上位而不驕也初九遯而  
 无悶在下位而不憂也是時乾乾者進德修業立誠以

居之而已非安夫上位而不去也故乾乾因其時而惕  
 雖危无咎巽為多白眼惕也九三之動危厲也離日在  
 上為朝在五為晝在三四為日吳為夕為終日在三為  
 暮夜為明入地中日在三故曰夕惕易傳  
 白雲郭氏曰乾健也乾乾健之至其自強不息可知也  
 蓋不如是不足以進德修業大有為於天下也德在我  
 者也非內盡忠信則德不可進事業措諸天下者也其  
 修辭外見者未見其所以盡成已成物之道皆不足以  
 居業也事之方來可至者至之君子知動之微作事謀  
 始也事之已往當終者終之君子存謹終如始之義也  
 卦至於三其道革矣自初至三可終之德業也自四以  
 往可至之德業也既盡善始善終之道故居三之尊而  
 不驕任五之事而不憂雖在危地何咎之有夫內以忠

信而進德外以辭誠而居業知至之幾知終之義不驕不憂皆乾乾而夕惕者也修辭立其誠如臯陶矢厥謨之類是也發號施令皆修辭也以誠為主易說

新安朱氏曰忠信主於心者無一念之不誠也修辭見於事者無一言之不實也雖有忠信之心然非修辭立誠則無以居之知至至之進德之事知終終之居業之事所以終日乾乾而夕猶惕若者以此故也可上可下不驕不憂所謂无咎也義本○德者得也得之於心謂之德如得這個孝則為孝之德業是做得成頭緒有次第了不然汎汎做只是俗事更無可守○德者得之於心如得這孝之德在自家心裏行出來方見得這便是行忠信是真實如此進德修業這四个字煞包括道理德是就心上說業是就事上說忠信是自家心中誠實修

辭立其誠是說處有真實底道理進德修業最好玩味

○忠信進德便是意誠處至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然後有地可據而无私累牽擾之患其進德孰禦○忠信所以進德忠信實也然從知上來吾心知得是非端的是如此心便實實便忠信吾心以為實然從此做去即是進德處修辭立誠又是進德事○或問修業德亦有進否曰進德只就心上言居業是就事上言忠信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直是事事物物皆見得如此純是天理則德日進不成只如此了卻修辭立誠就事上理會所以居業也進則日見其新居則常而不厭○忠信所以進德只是著實則德便自進居只是常常守得常常做去業只是這個業今日修辭立其誠明日又修辭立其誠

○問忠信所以進德曰忠信某嘗說是如好好色如惡

惡臭是決定徹底恁地這便會進人之所以一脚進前  
 一脚退後只是不曾真實做如何得進知至至之是見  
 得恁地一向徹去故可與幾忠信進德與知至至之可  
 與幾也這幾句都是去底字修辭立誠與知終終之可  
 與存義都是住底字進德是日日新居業是日日如此  
 又曰進德是營度方架這屋相似居業是據見成底屋  
 而居之○忠信二字與別處說不同因舉破釜燒廬  
 舍持三日糧示士卒必死無還心如此方會廝殺忠信  
 便是有這心如此方會進德○忠信猶言實其善之謂  
 非主忠信與朋友交而有信之忠信也能實其為善之  
 意自是住不得德不期進而自進猶饑之欲食自是不  
 可已進德則所知所行自是而不已居業則只自此住  
 了不去只看進字居字可見進者日新而不已居者一

定而不易忠信進德修辭立誠居業工夫之條件也知  
 至至之可與幾知終終之可與存義工夫之工程也此  
 一段只是說終日乾乾而已○問忠信所以進德修辭  
 立誠所以居業先生曰忠信二字正是中庸之反諸身  
 而誠孟子之反身而誠樣誠字是知得真實了知得決  
 然是如此更顛撲不碎了只欠下手去做修辭立誠則  
 是真箇下手去做忠信是知得到那真實極至處修辭  
 立誠是做到那真實極至處若不是真實知得進个甚  
 麼前頭黑淬淬地如何進得去既知得若不真實去做  
 那个道理也只懸空在這裏无个安泊處所謂忠信也  
 只是虛底道理而已這裏極難說須是合中庸反諸身  
 而誠與孟子反身而誠諸處看舊又有先生說孟子有諸  
 已之謂信亦是易中所謂忠  
信非主忠信  
 之忠信也若看不透且待他時看而今正是這忠信所以

進德一節看未得所以那修辭立誠一段也看未得又問所以只說修辭者只是工夫之一件否曰言是行之表凡人所行者无不發出來也是一件大事又曰忠信是始修辭立誠是終知至至之是進德之事知終終之是居業之事又問至之是已至其處否曰未是在是知得那至處方有箇向望處正要行進去知終終之是已至其處了終之而不去○問忠信所以進德本義云忠信主於心者无一念之不誠也既无不誠則是成德恐非進德之事曰无一念之不誠然後有以為進德之地若有不實如捕風捉影更无下工夫處德何由進須是表裏皆實无一毫之偽德方日新矣又問修辭无一言之不實此易曉居業如何曰日日如此行是從生至死常如此用工夫无頃刻不相似某本義說見於事者是也又

曰知崇禮卑亦是此意知崇進德之事也禮卑居業之事也○問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上面忠信與修辭立誠未是工夫到下面方是工夫否曰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如何未是工夫只上面忠信與修辭立誠便是材料下面知至知終惟有實了方會如此大抵以忠信為本忠信只是實若无實如何會進如播種相似須是實有種子下在泥中方會日日發生若把个殼下在裏面如何會發生只是空道理須是實見得若徒將耳聽過口說過濟甚事忠信所以為實者且如孝須實是孝方始那孝之德一日進一日如弟須實是弟方始那弟之德一日進一日若不實卻自無根了如何會進今日覺見恁地去明日便漸能熟明

日方見有一二分後日更見有三四分意思自然覺得不同立其誠誠依舊便是上面忠信修辭是言語照管得到那裏面亦須照管得到居業是常常如此不少間斷德是得之於心業是見之於事進德是自覺得意思一日強似一日一日振作似一日不是外面事只是自見得意思不同業是德之事也德則欲日進業要終始不易居是存而不失之意可與幾是見得前面个道理便能日進向前去存義是守這個義只是這個道理常常存在這裏好是心肯意肯之義譬如昨日是无奈何勉強去為善今日是心肯意肯要去為善○問修業居業之別先生曰二者只是一意居守也逐日修作時是修常常為此是守○進德修業進是要日新又新德須是如此業卻須著居修業便是要居他居如人之居屋

只住在這裏面便是居不成道修些个了便了修辭便是立誠如今人揀擇言語的一確二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便是立誠若還脫空亂語誠意如何立伊川解修辭立誠作擇言篤志說做兩事說得來寬明道只做一意說明道這般底說得條直○問蘇季明以治經為傳道居業之實居常講習只是空言无益質之兩先生何如曰季明是橫渠門人祖橫渠修辭之說以立言傳後為修辭是為居業明道與言易上修辭不恁地修辭只是如非禮勿言若修其言辭正為立已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便是表裏相應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便是立誠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才有可居之處則可以修業業便是逐日底事業恰似日課一般忘信所以進德為實下手處如是心中實

實見得理之不妄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常常恁地則德不期進而進矣誠便即是忠信修省言辭便是要立得這忠信若口不擇言只管逢事便說則忠信亦被汨沒動蕩立不住了明道便只辨它修辭二字便只理會其大規模伊川卻與辨治經便理會細密都无縫罅又曰伊川也辨他不盡如講習不止只是治經若平日所以講習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與應事接物有合講習或更切於治經亦不為无益此更是一个大病痛○明道先生論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說得來如此洞洞流轉若伊川以篤志解立其誠則緩了○內積忠信一言一動必忠必信是積也知至至之全在知字知終終之在著力守之○伊川說內積忠信積字說得好其實其善之說雖密不似積字好見德積在此而未見於事之意

○知至至之此知謂進德者也知終終之此知謂居業者也進德者日日新又日新進而不已也居業者日日守定在此也然必內有忠信方能修辭心不在時如何修得於乾言忠信者有健而无息之意於坤言敬者有順而有常之意○知至至之主在至上知終終之主在終上至是要到那去處而未到之辭如去長安未到長安卻先知道長安在那裏從後行去這便是進德之事進德是要日新又新只管要進去便是要至之故說道可與幾未做到那裏先知得如此所以可與幾進字貼著那幾字至字又貼著那進字終則只是要守業只是這業今日如此明日又如此所以下个居字終者只這裏終居字貼著那存字終字又貼著那居字德是心上說義是那業上底道理○知至雖未做到那裏然已知



道業可居心心念念做將去修辭立其誠以終他終便是居了進德知至可與幾是一類事這般處說得精便與那崇德廣業知崇禮卑一般若是那始條理終條理底說得龐○知至則知字是輕至字是到那處至之則至字是實之字是虛如知得要到臨安是知至須是行到那裏方是至之大學知至知字是重至字是輕○問知至至之致知也知終終之力行也雖是如此知至知終皆致知事至之終之皆力行事然知至至之主於知故可與幾知終終之主於行故可與存義如何先生曰知至至之者言此心所知者真个到那所知田地雖行未到而心已到故其精微幾密一齊在此故曰可與幾知終終之者既知到極處便力行進到極處此真實見於行事故天下義理都無走失故曰可與存義所謂知

者不似今人草草略知得而已其所知處此心真个一

一到那上也知至至之進德之事以知得端的如此此心自實從此實處做便是進德處也君子終日乾乾

至夕猶點檢而惕然恐懼蓋凡所以如此者皆所以進

德修業耳○問文言六爻皆以聖人明之有隱顯而無

淺深但九三一爻又似說學者事豈聖人亦有待於學

邪所謂忠信進德修辭立誠在聖人分上如何先生曰

聖人亦是如此進德亦是如此居業只是在學者則勉

強而行之在聖人則自然安而行之知至知終亦然又

問如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在聖人則自然如此為盛德

之至閑邪存其誠在聖人則為無斃亦保是此意否先

生曰謹信存誠是裏面工夫無迹忠信進德修辭居業

是外面事微有迹在聖人分位皆做得自別○問忠信

所以進德至居業也可以做聖人事否曰不可所以進

德正是做工夫處聖人則不消說忠信了只說得至誠  
問如此則皆是學者事曰然這裏大槩都是學者事又  
問頃見某人言乾卦是聖人事坤卦是賢人事不知是  
否曰某不見得如此便是這物事勞攘說他是聖人事  
他這裏又有說學者處如初九云潛龍勿用子曰云云  
也可以做聖人事九二曰云云也可以做聖人說及至  
九三便說得勞攘只做得學者事矣○問知至至之可  
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曰忠信所以進德也修  
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方說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  
終之可與存義也知至是知得到至處至之謂意思也  
隨他到那裏這裏便可與理會幾微處知終是知得到  
終處終之謂意思也隨他到那裏這裏便可與存義存  
謂存主今日也存主在這裏明日也存主在這裏○又

曰內積忠信所以進德也擇言篤志所以居業也擇言  
得是修省言辭篤志便是立誠知至至之便是知得進  
前去又曰知至便是真實知得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至  
之便是真个求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之地知終便是  
知得進到這處了如何保守得便終保守便是終之如  
修辭立其誠便是知終終之可與幾是未到那裏先見  
得个事機便是見得到那裏可與存義便似守得个物  
事在一个是進一个是居進如日知其所止只管進前  
去居如月無忘其所能只管日月恁地做○又曰明道  
所云忠信所以進德至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這个  
只是解一个終日乾乾忠信進德修辭立誠便無間斷  
便是終日乾乾不必更說終日對越在天下面說上天  
之載無聲無臭云云便是說許多事都只是一个天○

賀孫問夜來聞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詳此一段意只是體當這個實理雖說出有許多般其實一理也曰此只是解終日乾乾故說此一段從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說起雖是无聲臭其闔闢變化之體則謂之天然所以能闔闢變化之理則謂之道其功用著見處則謂之神此皆就天上說及說到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此是就人身上說上下說得如此子細都說了可謂盡矣○問忠信所以進德修業如何是乾德敬以直內如何是坤德曰忠信所以進德是健底意思是便立脚做去敬以直內是順守意思是恁地收斂做去○飛卿舉聖賢所言忠信處以求其同異曰公所舉許多忠信只是一个但地頭不同直卿問乾之忠信與他處所謂忠信正猶

夫子之忠恕與子思所謂違道不遠之忠恕相似曰不然此非有等級也但地頭各別耳正如伊川所謂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不欺也是誠但是次於无妄耳先生復問道夫昨所謂如何曰先生昨所舉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說忠信所以進德曰只是如此何不以此思之適所舉忠信只是對人言之者乾之忠信是專在已上言之者乾卦分明是先見得這個透徹便一直做將去如忠信所以進德至可與存義也都是徑前做去有勇猛嚴厲斬截剛果之意須是見得方能恁地又如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亦是這般剛決意思所以生知者分明是合下便見得透故其健自然如此更著力不得坤卦則未到這地位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未免緊帖把捉有持守底意思不似乾卦見得來透徹○

道夫問易傳云內積忠信所以進德也積字又也似用力如何曰正是用力不用力如何得乾卦雖如此亦是言學但乾是先知得透故勇猛嚴厲其進莫之能禦○履之問易之忠信莫只是實理曰此說實理未得只是實心有實心則進德自無窮已又曰實心便是學者之關中河內必先有此而後可以有為若无此則若存若亡而已烏能有得乎有諸已之謂信意正謂此又曰程子謂一心之中如有兩人焉將為善有惡以間之為不善又有醜恥之心此正交戰之驗程子此語正是言意不誠心不實處大凡意不誠分明是吾大賊我要上他牽下來我要前他拖教後去此最學者所宜察○道夫問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曰此一段只是解个終日乾乾在天之剛健者便是天

之乾在人之剛健者便是人之乾其體則謂之易這便是橫渠所謂坎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者自此而下雖有許多般要之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皆是實理以時節分段言之便有古今以血氣殼體言之便有人已理卻只是一个理也○晏亞夫問進德修業復云居業修居所以不同先生曰德則日進不已業如屋宇未修則當修之既修則居之○問克己復禮乾道也持敬行恕坤道也曰乾是見羣龍无首吉既變則成坤故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坤則都无頭但利牝馬之貞而已所以乾卦自君子進德修業以至於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從知處說來如坤則但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只就持守處說只說得一截如顏子克己復禮工夫卻是從

頭做起來是先要見得後卻做去大要著手脚仲弓卻只是據見成本子做只是依本畫胡蘆都不問著那前一截了仲弓也是和粹但精神有所不及顏子是大賢故通曉向時陸子靜嘗說顏子不如仲弓而今看著似乎克己復禮底較不如那持敬行恕底較无事但克己復禮工夫較大顏子似創業之君仲弓似守成之君仲弓不解做得那前一截只據見在底道理持守將去顏子極聰明警悟仲弓儘和粹又問仲弓寬洪簡重如何見得曰也只想得是恁地夫子許他南面將南面非如此不可如不佞等處也見得他簡重而今觀他說居敬行簡之類見得他工夫也大故細密○克己復禮也是知底工夫在前主敬行恕只是據見在依本分做將去○或問修辭立其誠修辭所以立其誠意非徒修

飾為也若修飾則祇不誠矣平居亦當察此而聖人獨言於九三者蓋當危疑之地人情之變辭危則易亢辭遜則易枉亦難乎有言矣於是焉而能修之則誠立矣

並語錄

廣漢張氏曰修辭乃是體當自家誠意深味曾子之所謂出辭氣者則可知矣於九三言之者大抵謂君子之學如是故能盡乎處上下之道也不必云於是焉而能修之則誠立也

答俞秀才

東萊呂氏曰乾之九三九四皆有進德之意蓋九三九四皆重剛而不中處不安之地所以能進德修業凡人為學者若自以為安且足則終不可以求進惟君子自處於不安故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是以德可進業可修孔子推明其義曰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

誠所以居業也大抵為學之道當先立其根本忠信乃實德也有此實德則可以進德修業根本不立則德終不可進業終不可修譬之播種有一粒之種潛萌於地中故春可生夏可長秋可成人但患无忠信若有忠信則德何患不進業何患不修故忠信所以立本也修辭立其誠此乃下工夫處大抵人之於辭當謹其所發辭之所發貴出乎誠敬修於外而不修於內此乃巧言令色非所謂修辭所謂修辭立其誠立之一字學者最當看人之於道須當先立其根本苟根本不立則遷轉流徙必為事物所奪必不能存其誠此辭之所發所以貴立其誠而使之內外一體然後可以居業也君子居業猶百工居肆以成其事事之所以成由百工之居肆君子進德修業安可无所居乎○又曰忠信本也人能本

夫忠信而端慤不欺則德業當進修矣業至大也居之必有自惟修辭立誠則為居業之所凡人有所作為必先見乎辭故疾人者有忌辭怒人者有忿辭辭既修則其中可知矣誠所以立也此正學者下手處○又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所見无毫髮不盡然後可與幾所謂義者乃當然之理須全體是義乃可與存義若以義為善而求為之亦不可與存義矣此乃聖人始終之學如自十五而志于學便見得七十不踰矩地位自可欲之謂善便見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地位此皆致知力行之所致也學至於此可謂盡矣聖人方且曰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自常情觀此數句以聖人處之為甚易不知聖人處之實難如中庸所謂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

高明而道中庸乃曰居上不驕為下不悖蓋聖人始終之學既盡方知其為難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此亦自然之理論聖人終始之學雖曰甚難要之皆自不安中得之在下位而不憂憂私憂也因其時而惕惕所宜惕也憂與惕兩不相關並易說○又曰忠信所以進德也有根則苗自長紀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伊川先生曰或躍或處上下无常或進或退去就從宜非為邪枉非離羣類進德修業欲及時耳時行時止不可常也故云或深淵者龍之所安也在淵謂躍就所安淵在深而言躍但取進就所安之義或疑辭隨時而未可必也君子之順時猶影之隨形可離非道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以陽居陰故曰在淵位非所安故或以躍德非為邪故進退上下唯義所適唯時所合故曰欲及時也能如此擇義則无咎也○九四以陽居陰故曰在淵能不忘於躍乃可免咎非為邪也終其義也○九四曰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此時可上可下可進可退非為邪也即是直也天道不越乎直直方大則不須習行之自无不利非為邪則是陟降庭止也進德修業欲及時即是无然畔援无然歆羨誕先登于岸也言无畔去亦无援引亦无歆向亦无羨而不為誕知登于岸耳岸所處地位也此與進无咎同意唯志在位天德而已位天德大人成性也九三九四大體相似此二時處危難之大聖人則事天愛民不恤其他誕先登于岸並易說○陟降庭止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德修業欲

及時也在帝左右所謂欲及時者歟正蒙

藍田呂氏曰淵者水回旋者也水之回旋其下必深故淵亦為深物之隨流者至於波瀾回旋則非強有力者莫之能出矣九四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進而不已自於危疑之地或躍在淵者也

漢上朱氏曰九四動之五進而上也復之四退而下也故曰或躍或疑辭也謂非必也九四動正也之五不正疑為邪四臣位五君位出乎臣之類離羣也三陽為羣然上下進退无常者乃九三進德修業至是欲及時爾故進則无咎不然四近君多懼安得无咎易傳曰聖人之動无不時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上下進退皆貴有常而不變而此无常者上下進退係乎時命也孔子嘗為委吏乘田矣豈捨正

道而為此哉亦豈離類敗德而為此哉不得其時而已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是以不忘於或躍也孟子以可仕則仕可止則止為聖之時而文言以或躍為欲及時其義一也由是知魯之司寇或躍之義存焉耳九四之處不以正疑其為邪也故言非為邪龍德在下而已違之疑其離羣也故言非離羣孔子懼進不以道而退不以義者故以及時釋或躍无咎之義易說

新安朱氏曰內卦以德學言外卦以時位言進德修業九三備矣此則欲其及時而進也本義○或問進德修業欲及時如何曰君子進德修業不但為一身亦欲有為於天下及時是及時而進○問乾卦內卦以德學言外卦以時位言否曰此正說文言六段蓋雖言德學而時位亦在其中非德學何以處時位此是子曰以下分說



其後卻錯雜說了又曰文言多歸聖人上說○問乾九二君德也說聖人之德已備何故到九三又卻說進德修業知至至之答曰聖人逐爻取象此不是言修德節次是言居地位節次乾之六爻皆是聖人之德只所處之位不同初爻言不易乎世不成乎名云云至潛龍也已說聖人之德了只是潛而未用耳到九一卻恰好其化已能及人矣又正是臣位所以處之而安到九三居下卦之上位已高了那時節无可做只得進德修業乾乾夕惕恐懼到九四位便乖這處進退不由我了或躍在淵躍已離乎行而未至乎飛行尚以足躍則不足以一跳而起脚不踏地跳得便上天去不得依舊在淵裏也不可知伊川道淵是龍之所安某謂不是如此田是平所在縱饒有水也卻淺淵是深處那个不可測下

離乎行上近乎飛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不似九二安穩自在此時進退只聽天矣以聖人言之這處是舜之歷試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湯武鳴條牧野之時九三是伊周地位然已自是難了看來人處大運中无一時閑跳得時便做有德无位做不徹亦不失為潛龍吉凶悔吝无一息停如大車輪一般恁地滾將去聖人只隨它恁地去看道理如何在這裏則將這道理處之在那裏則將那道理處之○上下无常非為邪進退无恒非離羣是不如此只要得及時又云如此說也好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九四一章須看故无咎三字然規行矩步自然无失若進退无常豈能无咎惟九四或躍或潛或進或退乃无咎者以其進德修業之及時也蓋進德

修業不可先時不可後時須識得時中之義易說○又曰進德修業所以言於九三何也蓋九三乾乾夕惕危懼不安之地也人惟不安然後能進苟自以為安決無進

益之理聞紀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伊川先生曰人之與聖人類也五以龍德升尊位人之類莫不歸仰況同德乎上應於下下從於上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也流濕就燥從龍從虎皆以氣類故聖人作而萬物皆覩上既見下下亦見上物人也古語云人物物論謂人也易中利見大人其言則同義則有異如訟之利見大人謂宜見大德中正之人則其辨明言在見前乾之二五則

聖人既出上下相見共成其事所利者見大人也言在見後本乎天者如日月星辰本乎地者如蟲獸草木陰陽各從其類人物莫不然也易傳○雲從龍風從虎龍陰物也出來則濕氣蒸然自出如濕物在日中氣亦自出雖木石之微感陰氣尚亦有氣則龍之興雲不足怪虎行處則風自生入關語錄○動植之分有得天氣多者有得地氣多者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然要之雖木植亦兼有五行之性在其中只是偏得土之氣故重濁也呂與叔錄○或問孝天之經何也曰本乎天者親上輕清者是也本乎地者親下重濁者是也天地之常莫不反本人之孝亦反本之謂也時氏拾遺  
橫渠先生曰谷神能象其聲而應之非謂能報以律呂之變也猶卜筮叩以是言則報以是物而已易謂同聲相應

是也王弼謂命呂者律語聲之變非此之謂也○聖人作萬物觀故利見大人○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此一章止為飛龍在天而發龍虎水火之喻蓋明各逐一類去本在上者卻上去本在下者卻逐下德性本得乎天者今復在天是各從其類也並易說○九五大人化矣天德位矣成性聖矣故既曰利見大人又曰聖人作而萬物觀蒙正龜山楊氏曰東坡云萬物觀乃是萬物欲見之言欲見之便非聖人作而萬物觀如日在天萬物便見聖人唯恐不作作則即觀矣作與觀同時事也蕭山語錄白雲郭氏曰大哉君臣之道各從其類如是之至也故湯使聘之幡然而改者商之一德之臣也聞文王興而盍歸乎來者周之同德之臣也雖求之於上應之於下在人事如此而有必應必親之道者係乎龍德之同耳

易說

漢上朱氏曰五變之二成巽下有伏震巽風震雷同聲相應也二動之五成兌下有伏坎兌澤坎水同氣相求也五之二兌澤流坎水流濕也二之五離火見離燥卦火就燥也五變來之二二有伏震雲從龍也二巽往之五五兌成虎風從虎也九五中正而居天位聖人作也二震為萬物離目為觀萬物觀也九五變六六本乎地故親下而見二九二應五九本乎天故親上而見五易傳曰乾之二五則聖人既出上下相見共成其事所利者見大人也易傳○又坎離天地之中圖曰坎離天地之中乾坤天地鬼神也坎離日月水火也艮兌山澤也震巽風雷也坎離震兌四時也坎離為天地之中也聖人得天地之中則能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合先天而天

弗違聖人即天地也後天而奉天時天地即聖人也聖人與天地為一是以作而萬物覩同聲相應震巽是也同氣相求艮兌是也水流濕火就燥坎離是也雲從龍風從虎有生有形各從其類自然而已圖說新安朱氏曰作起也物猶人也覩釋利見之意也本乎天者謂動物本乎地者謂植物物各從其類聖人人類之首也故興起於上則人皆見之本義○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文言分明言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他分明是以聖人為龍以作言飛以萬物覩解利見大人只是言天下利見夫大德之君也今人卻別做一說恐非聖人本意錄語東萊呂氏曰大凡聲不同則不相應氣不同則不相求物各從其類聖人與萬物非相類然聖人一作而萬物

皆覩蓋聖人萬物皆備於我故一作而萬物皆覩言萬物各以同聲同氣相從如水不流燥火不就濕雲不從虎風不從龍以其聲氣之異也聖人通天下之聲為一聲不見有異聲故无一聲之不相應通天下之氣為一氣不見有異氣故无一氣之不相求所以一出而萬物咸覩彼本乎天者親上不親乎下本乎地者親下不親乎上豈若聖人備萬物於我徧為萬物之類乎聖人作而萬物覩若以交體觀之則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至上下皆親固其常理然此何預學者事學者須詳體此意廣而推之吾胸中自有聖人境界吾能反而求之則當有應之者如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之意是也易說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伊川先生曰九居上而不當尊位是以无民无輔動則有悔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亢而自喪之也易說○亢龍以位畫為言若聖人則不失其正何亢之有蒙

白雲郭氏曰貴而非其位不知退也高而无其民不知喪也賢人謂九三也九三之德知幾夕惕與此異矣德

既不同則在下不應不為輔也動不知止其悔宜矣易說漢上朱氏曰九居上處極貴而失尊位无位也王弼謂

初上无位誤也三變成坤坤為眾民也三不變高而无民也賢人九三剛正也不變以應之賢人在下位而上

无輔也故動則有悔貴高而盈亢則窮也爻辭曰大人文言曰聖人聖人有大之極而不為其大大而化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賢人在下位謂九五以下无輔以九過

高志滿不來輔助之也○此第二節申象傳之意本義○

問王弼說初上无陰陽定位如何先生曰伊川說陰陽奇耦豈容无也乾上九貴而无位需上六不當位乃爵

位之位非陰陽之位此說極好語錄

東萊呂氏曰過中則亢中不可過上過五故六日中則

吳月盈則食亢之理也賢者過之亦是道術之亢若清虛絕滅之學所見非不自高然至於无位无民无輔則

皆不可用易无所不載故此亦可以言亢易說○上九賢人在下位而无輔蓋上九窮高極亢不能下賢所以賢

人在下位而不輔之也紀聞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三



